

民間樂事



上海國光書店印行

前言

本書根據古今豔事，用輕鬆流利的筆調，寫成通俗故事，篇幅較長，情節曲折，結構縝密，可作短篇小說讀。

本書名為豔事，但文筆雅潔，絕無猥褻之處。每篇雖然同是敘述男女間之事，但是情節迥然不同，一篇有一篇的特點。

書中『人面桃花』『癡情兒女』『生死姻緣』『倩女離魂』『醜女俊郎』等篇，書中人驚種金石為開的至情，使人看了非常感動！

書中選出最精彩的故事十二篇，繪製插圖，工細精美，與故事相得益彰。

民間樂事目次

| | | |
|----|------|----|
| 一 | 迴風妙舞 | 一 |
| 二 | 人面桃花 | 四 |
| 三 | 膝上美人 | 六 |
| 四 | 拈鬪擇婿 | 八 |
| 五 | 風流天子 | 一五 |
| 六 | 癡情兒女 | 一八 |
| 七 | 簫笛因緣 | 二〇 |
| 八 | 淑女私奔 | 二五 |
| 九 | 眉樓韻事 | 二九 |
| 一〇 | 水影傳情 | 三一 |
| 一一 | 鄰友讓妻 | 三五 |
| 一二 | 生死姻緣 | 三九 |
| 一三 | 雙姝共夫 | 四三 |

| | | |
|----|------|----|
| 一四 | 華離不該 | 四九 |
| 一五 | 和闐玉馬 | 五一 |
| 一六 | 倩女離魂 | 五五 |
| 一七 | 醜女俊郎 | 五九 |
| 一八 | 紅迷趣劇 | 六二 |
| 一九 | 移花接木 | 六四 |
| 二〇 | 歡喜冤家 | 六八 |
| 二一 | 豔女當壚 | 七一 |
| 二二 | 風箏題詩 | 七五 |
| 二三 | 僕婦傳箋 | 七九 |
| 二四 | 觀音做媒 | 八三 |
| 二五 | 蘭蕙聯芳 | 八八 |
| 二六 | 佛樓琴韻 | 九一 |

民間樂事 目次

| | | |
|----|------|----|
| 二七 | 娶妹作姑 | 九四 |
| 二八 | 難中奇緣 | 九九 |

民間樂事

一 迴風妙舞

燕國的昭王，雖然只有做了兩年國王，可是愛好聲色，廣蓄姬妾。他曾下令全國，搜羅能歌善舞的少女，送入宮中，讓他尋歡取樂。

這時有個廣延國，爲了要結好燕國，特地遣使來獻善舞的少女兩名。覲見昭王的那天，使臣和舞姬都衣飾整齊地進入宮中，跪地啓奏道：「廣延國使臣奉敝國國王之命，特獻善舞少女兩名於大王，一名旋娟，一名提謨，敬請大王賞收！」

昭王聽說有人把美麗的舞女獻給他，當然喜歡得不得了，抬頭一看，只見地下跪着的旋娟提謨，生得玉質雪膚，體輕氣馥，姿容旣然美麗，體態又極窈窕，心花怒開，高興非凡。

於是對那使臣說：「多謝貴國大王，美人兒孤王已收下了。」說着不禁哈哈大笑。

昭王得了這對美人兒，特築了崇霞閣給她們居住，食以珍饈，衣以錦繡，真是養尊處優，豪華無匹。這旋娟提謨，生來身輕如燕，行動的時候，簡直和飛翔一樣，絕無痕跡。

昭王有時登崇霞閣，召旋娟提謨兩人來歌舞。昭王常手中執着拂塵，隨便飄拂，旋娟提



隨着拂塵的左右上下宛轉飛舞

謨就隨着拂塵的左右上下，宛轉飛舞，歌聲又非常輕越動聽，看得昭王手舞足蹈，樂不可支。

有一天，旋娟和提謨同時來啓奏昭王道：

「妾等近來新編妙舞兩支，敬請大王賞鑑。」

昭王聽說有妙舞好看，心中更爲歡樂，急忙把她倆扶起，說道：「虧得你們想得周到，孤王一定重重的賞你們，如今就有勞你們舞起來吧！」

「領旨！」他們兩人應了一聲，雙雙站了起來。於是先由旋娟舞了起來，婀娜輕盈，柔若無骨，往來上下，目不暇接，好比五彩的輕塵在空中飛舞一樣。舞罷之後，旋娟跪在地下請昭王賜題舞名。昭王便把旋娟摟在懷裏道：「這舞輕如飛塵，美不可言，就題她爲「**飛塵**」吧！」

旋娟謝了恩，退過一旁休息。換上提謨來歌舞，提謨穿着一件綴着白綾小片的舞衣，配着樂聲，左右迴旋，高低起落，只見空中一忽兒好像散出千萬支白羽，一忽兒又像千萬支白羽集中在一處，愈聚愈小，只有一團白光在空中轉動。昭王看到此處，不禁拍手叫好，說：「妙極！妙極！這舞好像羽毛在飛舞一般，可以賜名「集羽」。」

從此之後，旋娟和提謨便被昭王寵幸了。昭王常常稱贊她們的舞，說其肢體纏綿，簡直迴旋入懷了，雖然她們在地上飛舞，却和纏繞在昭王身上一樣。

有一次，昭王設了一個「麟文之席」，所謂「麟文」的意思，便是不論席椅案桌之間，都把寶物裝飾起來，所有菜盤酒樽，都作雲霞麟鳳之狀。在地上散佈着「荃蕪香」，這荃蕪香是波弋國所進貢的，非常名貴，散在地上，則土石皆香，朽木腐草，遇着這荃蕪香，馬上就能重生，綠葉鬱茂。

昭王到期大宴羣臣，並命把這香鋪在地上，厚約四五寸，叫旋娟提謨出來歌舞，因為她們體態輕盈，雖然在香上飛舞多時，却絲毫沒有痕迹。羣臣見了，無不擊節稱賞，並頌揚昭王的豔福不淺。

可是昭王只知享樂，不理國政，以致衆叛親離，國事日非。後來國內戰亂，昭王就失去了王位。

可知這種窮奢極慾的享樂，總是難於久長的。

二 人面桃花

博陵人崔護，少年英俊，資質聰慧。在清明節日，一人赴郊外踏青，因為步行過久，急需找個休息的地方。又以飲酒過多，不覺口渴，於是信步走入一莊舍，門外雖然十分樸素，而門內却花木扶疏，非常精雅。崔護便去敲門，敲了多時，寂無人聲。後來有一個女郎在門隙中向門外窺視，問道：『你是誰呀？』

『我叫崔護，今天因為清明節，一路踏青尋春，不覺口渴，四周並無茶店酒肆，所以特地來討一杯茶喝喝。』

那女郎也不作聲，便開了門，請崔護進入草廬坐下，再到後面取出熱茶來請崔護喝，自己便依靠着小門佇立，看着崔護喝茶，含情脈脈，非常可愛。

崔護在喝茶的時候，偷眼覷那女郎，見她生得姿態綽約，嫵媚動人，心裏對她便起着愛慕之意，可是問她說話，她又不理，只是雙目對他凝視，似乎有情，又似無情。直到崔護告辭出門，那女郎又送出門外，這樣子又像有些依依不捨。

崔護當時確是動情，不過遊罷歸來，也把這事淡忘了，以後一直就沒有到那郊外去過。直到第二年的清明節，崔護想起去年的豔遇，前情不能自抑，於是又一人到郊外去訪問

那去年飲茶的人家。到那裏一看，只見門院依舊，花木照常，而雙扉反鎖，屋裏顯然沒有人。崔護看到這情形，非常抑鬱，徘徊多時，不忍離去，最後便在門扉上題了四句詩，才匆匆歸去。這四句詩是：

「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。人面不知何處去？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」

隔了幾天，崔護偶然因事到郊外去，路過那所題詩的莊舍，又去張望一下，看看這首詩還在不在？誰知剛走到門口，聽得裏面有人哭泣，而且聲音非常淒切，於是便扣門，想問明原委。出來開門的是一個鬚眉皆白的老翁，扶着手杖，一步一步地推着走出來，眼角還含着淚水，臉上也顯得非常悲傷。

崔護便把姓名告訴了那老翁，那老翁聽說他便是崔護，大為驚奇，接着又痛哭起來，說道：「小女爲了你快要死了！」

崔護弄得莫名其妙，怎麼老翁的女兒會爲他而死呢？心裏感到非常狐疑。

那老翁又繼續說道：「我的女兒，知書達禮，年方及笄，尙未適人，自從去年以來，每天總是恍恍惚惚，若有所失，常常沉思嘆息，也不明白什麼緣故。在前幾天清明節我同她出去上墳歸來，看見左扉上題着一首詩，看了以後，便得了重病，每日昏昏沉沉，粒米不進，嘴裏含糊地叫着你的名字。」

「那末，令媛現在在那裏呢？」崔護知道一定是那首詩引起了女郎的感觸。

「她嗎？現在躺在後面床上，祇賸了最後一口氣了。我是這樣老了，所依靠的就是這麼一個女兒，萬一不幸，有什麼長短，叫我依靠誰去呢？」說着又不禁老淚縱橫，泣不可仰。崔護急急奔到後室去，只見那女郎躺在牀上，雙目緊閉，面色蠟黃，喉間還有一絲氣息，看樣子是很危險了。崔護不覺也大為悲慟，就趨至牀前，急急擁抱着那女郎，輕聲地說：「崔護來了！崔護來了！」呼喚了半晌，那女郎才悠悠地回過氣來，氣息轉強，緊閉的雙目，也微微開啓，看見崔護果然在她身旁，便微微一笑。以後病體一天好似一天，不到半個月，竟霍然而愈了。崔護使娶那女郎爲妻，夫婦兩人，愛情彌篤，頗爲鄉里所欽羨。

三 膝上美人

五代陳後主有一個貴妃，名叫張麗華，容貌生得非常美麗，雙目明淨，富有神彩，髮長七尺，鬢黑如漆，很得後主的寵愛。

張麗華本是貧家出身，父兄以織蓆爲業。後主爲太子時，曾廣選宮女，張麗華便被選入宮，專門侍候驥貴嬪，地位非常低微。後來在偶然的機會中，張麗華給後主看見了，她的美麗的容貌和端靜的態度，使後主大爲賞識，於是便被寵幸了。不久便有了身孕，生了一個兒子，後來便是太子深。因此，她的寵幸高居六宮之冠了。

後主卽位爲帝以後，張麗華便被升格爲貴妃，寵幸始終勿衰。她又生得聰明伶俐，處處地方善伺人意，所以當時宮中名重一時，就是皇后，比她還要遜色三分。

後主爲王叔陵之亂，領兵征討，結果受了傷，住在承香殿養病，這時任何妃嬪都不能進去，皇后因爲素無寵愛，也不能侍候，只有張麗華在旁邊嘘寒問暖，端湯進藥，才能得後主的歡心。

後主爲了要表示對張麗華的寵愛，便特地造了「臨春」「結綺」「望仙」三個閣，高幾十丈，共有好幾十間。這三個閣的門窗欄檻，都是以沉香製成的，一陣風吹過，這香氣可以遠聞數里。所有牆壁簾櫳，都以金玉珠翠鑲嵌，寶椅繡榻，全拿錦繡絲帛鋪陳，這瑰麗珍奇，豪華奢侈，爲歷古所未有。

後主自己住在臨春閣，張麗華居結綺閣，另外有龔孔兩個貴嬪合住在望仙閣。在三個閣間，有複道可以交相往來，不必上下跋涉。後主住在閣內，一時高興，便可召幸貴妃貴嬪到臨春閣裏來，或者親臨結綺望仙兩閣，其中色聲旖旎，笙歌沸騰，真是夜夜元宵，樂不思蜀了。

張麗華頗富才學，常常賦詩鬪曲，令宮女之有美色的數百人，按譜歌舞。其最有名的曲譜有「玉樹後庭花」等，後來這曲流傳在外，家喻戶曉，所謂「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」，這「後庭花」便是張麗華所譜的新曲。

後主是和當昏庸的，對於國事，很少處理。可是張麗華卻很機變，尤富於記憶力，對於百官的奏章，後主每每弄不清楚，而張麗華卻能瞭若指掌，處理得有條不紊。後主因此對她更爲寵愛，臨朝的時候，常常抱張麗華坐在膝上，一同來取決國事。

雖然張麗華聰明智慧，畢竟後主太無用了，朝內奸臣弄權，閹宦當道，弄得內政不修，賄賂公行。隋軍進兵金陵，圍攻臺城，後主臨危，失了主意，只得拉了張麗華躲入胭脂井中。後來終於被隋軍用鉤子拉了出來，張麗華被隋軍綁赴市曹，斬於青溪的中橋，這中橋便是現在南京的四象橋。至於臺城和胭脂井的古跡，到現在還保存在南京呢。

四 拈鬮擇婿

元朝時候，浙江金華地方，有個紳士叫詹華峯，膝下所生一女，名喚嫻嫻，因爲生得容貌秀麗，而且知書達禮，華峯非常疼愛，輕易不肯許配，一心想選一個登科第的少年兒郎，好讓女兒做現成的夫人。

華峯平時家教極嚴，內外男婦，最有分別，所以嫻嫻雖然已是雙十年華，却從來未與少年男子見過面。華峯怕她閨中寂寞，就叫家人所生的女兒，選取面目清秀資質可教的十幾人，叫女兒課讀，嫻嫻於是權充了一個女先生。這件事嫻嫻倒也頗有興趣，對這些女孩子，

督教頗嚴。

詹家花園裏有一座樓房，四面綠槐濃蔭，不漏日光，下臨荷池，清香撲鼻，這地方避暑最爲相宜。嫻嫻稟明父親，說是盛夏已臨，閨房中暑氣熏蒸，要搬到花園裏的樓上居住，課徒也較寬暢，借此可以避暑，華峯當然答應了她的要求。

有一日，暑熱正盛，嫻嫻教讀之餘，有些疲倦，就在樓上午睡。這些家人的女兒，年幼好弄，最是頑皮不過的，看得嫻嫻已經午睡了，就大家高興起來，有人便發起到池內去採荷花，又怕弄濕衣服，便有人出主意說：『橫豎沒有男人，怕甚麼赤身露體？何不脫了衣服，大家跳下水去，既可採了荷花，帶便洗個澡，省得身子煩熱，豈不大妙？』這些女伴，都是貪涼畏熱，巴不得脫去一刻，好受一刻風涼，大家一致贊同。又怕此先彼後，惹得後脫衣的取笑，約着同時脫衣，於是一聲令下，大家脫去衣服，爭先恐後，躍入水中。有的潑水嬉笑，有的沒水摸魚，有的摩胸摸股，有的扭打嬉謔，鬧成一團，笑聲不絕。

嫻嫻這時正是睡興方濃，不料給她們的吵鬧聲驚醒了，一看這副光景，心中大怒，呵叱她們快快上岸穿衣，叫到房中，一齊跪倒，先加訓斥，又加杖責。後來華峯聞知此事，也認爲女兒教誨有方，管束嚴緊。

過了幾天，又有人遣媒議親，那人姓瞿名吉人，生得很是俊俏，真是風流才子。媒婆把求婚之事告訴華峯，華峯只說且待秋闈放榜之後，再看機緣，這分明是以吉人身爲白衣，未

得功名，不肯聯姻締好之意。吉人得到媒婆回信以後，知道暫時無望，只有等秋闈得中，再行求婚。不過又怕嫻嫻別有意圖，又央媒婆去見嫻嫻，把自己的衷曲傾吐一下。

那媒婆去見了嫻嫻以後，便把吉人的人品才學，容貌舉止詳細說明，並說他自恃高才，今科是必中無疑，叫小姐安心等候。嫻嫻只說婚姻大事必須父親作主，既然重生有此美意，應於得中後，再來央求父親。

那媒婆却故作神奇地對嫻嫻說道：「小姐！你不知道，你和他的姻緣，前生就已訂定，他有神眼，你的一舉一動，他都看得見。他的容貌，你雖不曾見過，你的容貌，他却記得分明。也許你們兩個前生前世，原是一對夫妻，故此不會會面，就預先曉得了。」

「我做的事，他既然知道，何不說出幾件來？」嫻嫻聽得十分驚奇，心裏又疑心媒婆在欺騙她。

那媒婆說道：「只要說一件，就夠你吃驚了！某月某日，花園中有許多女伴，都脫光了衣服，下池採蓮，被你走出來，每人打了幾板，這事可是真的嗎？」

「啊！原來這事，這一定是我家內之人，口風不緊，把這些事，傳揚了出去，所以他得知，這算得什麼神眼？更談不上什麼夙緣了。」

「你慢慢地聽我說呀！那些女伴洗澡，他都親眼看見，說這十幾個之中，有幾個生得白嫩的，有幾個生得黑糙的，還說有一個披髮的女子，面貌肌膚，都生得好，只可惜背脊上面

有個碗大的瘡疤，這些話是真真假假？

嫻嫻聽了這幾句話，就不覺目瞪口呆，心想：「我家門禁最嚴，決無男人敢混入偷窺，何以他所說的，竟和事實一般無二？況且這些丫鬟都已被看得真真切切了，他既稱和我有夙緣，我的混身各處，難道還由他看不見嗎？」想到這裏，竟十分相信，以爲和他的婚姻前生注定，自己的身子，只有死心塌地嫁給他了。於是一心一意，在家等候，等他登科之後，再來迎娶。

那媒婆把見嫻嫻的話回覆了吉人以後，吉人聽了十分歡喜，心想這件婚事，已是十拿九穩，萬無一失了。一面却埋頭攻讀，希望在今秋闈試，一舉而中，果然「皇天不負苦心人」，等到發榜出來，竟是榜上有名，於是喜上加喜；一喜自己的功名成就，再喜便是嫻嫻的親事可以成功，正所謂是雙喜臨門了。

吉人回鄉以後，再央媒婆到詹家去求親。誰知華峯聽了媒婆的話，就皺起眉頭說：「學生要早來數天求婚，倒還容易解決，不想本科一榜上，同鄉得中而未娶的，連學生在內，共有三人，而恰巧另外兩個，在覆生之前也來求婚，因此不能決定。」媒婆見不得要領，便把華峯的話，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吉人。

吉人心想既有三個新貴競爭，自己又是個貧士，那華峯爲人素極勢利，知道婚姻前途，吉凶未卜，未免心裏暗暗着急，好在暗中可以籠絡嫻嫻，便寫了一封信，託媒婆設法送給嫻



揭開一看却與非神仙而是個人

嫻。原來嫻嫻前日偶然做了一首詩，寫好以後便把這詩箋撕掉了，不想吉人的信中，却把嫻嫻所撕毀的一首詩寫了出來。嫻嫻看了，真是驚異得跳起來，當他神仙看待。媒婆又從旁花言巧語，說吉人的魂靈天天不離她的左右，她的心事，她的一舉一動，都看在他的眼裏，又說：「你與他的婚事，是神仙姻緣，是不可違拗，否則便觸動神怒，不得善果。」

嫻嫻聽了，更是深信不疑，不過聽他父親說，有三個少年前來求婚，一時不能決定。父親便來對她說，這事只好拈鬮決定，嫻嫻心想這事早經天定，放着神仙不嫁，還嫁誰來？何必還要多此一舉，然而自己却又說不出口，心想：「拈鬮也好，他是神仙，我的一舉一動，他都知道，難道在拈鬮來決定新郎，他還不使些小法術，顯些神通，一拈便得嗎？」因此，

她心裏却也並不着急。

到了那一天，華峯把三個名字寫了紙團，放在瓶內，叫嫻嫻來拈。嫻嫻是有恃無恐，便拈了一個，揭開一看，卻並非神仙，而是個凡人。這一驚，卻使嫻嫻驚嚇得非同小可，心想神仙無靈，竟誤了終身大事。

華峯便命嫻嫻拜謝神圖，決定姻緣。嫻嫻見事到緊要關頭，只得隨機應變編了一段話，跪下對父親說道：「孩兒昨夜夢見母親，說三個貴人，只有瞿姓，方能中選，不想如今拈出來的，卻是別姓，使孩兒不敢決定！」

「真是胡說，你母親既然有靈，爲甚麼不託夢於我，倒對你講起來？」華峯對於女兒的話，並不相信。

「信與不信，但憑爹爹，但是孩兒是以母命爲重，除了姓瞿的，斷然不嫁。」

華峯聽了大怒說：「照此說來，在生的父命，倒不依從，焉知不是另有私情，故意造作此說？既然如此，你母可速來託夢於我，倘若三夜無夢，顯係捏造，不但不許瞿家，還要查訪根由，究你不端之罪！」說着，竟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嫻嫻受了父親的辱罵，委屈異常，哭了一場，就寫了一封密札，叫媒婆送與吉人。吉人叫媒婆告訴嫻嫻，且請放心，拈圖別姓，是試試小姐改節不改節，是神仙小試其技，叫小姐不必焦急，三日內就有好音。過了兩天，果然吉人又送來一信，嫻嫻看了，不覺破涕爲笑。

等到三日以後，華峯把她叫去，說她母親三夜未曾託夢，可見嫻嫻所說，全是誑語。嫻嫻答道：「爹爹請息怒！昨晚母親又託夢給我了，母親對孩兒說，爹爹與娘妾同牀，她不屑走來親近，只是跟孩兒說，爹爹既然不信，我有個憑據。」

「你有什麼憑據？且說說看！」

「母親說，爹爹每夜入睡之前，先向母親禱告託夢，前天晚上非但口中禱告，並且在白天還先寫了一道禱文燒去，可有這事？」嫻嫻不慌不忙地說。

華峯只好說是的，心想：「這禱文是我一人寫着燒的，她何以知道呢？」嫻嫻又說：「母親說，要問親事，不必再託夢，禱文上寫的，我且唸給你聽，便是個憑證，你爹爹若還不信，你便把禱文唸出，可見我前次託夢說要嫁姓瞿的話，便不是假的了。」

華峯聽了，大為驚奇，便叫嫻嫻把禱文唸出，果然一字不差。華峯心想鬼神之事，並不荒唐，百世姻緣，果由前定，於是便把嫻嫻許於吉人，擇吉成親。嫻嫻初見新郎，還道他是神仙，不敢十分妒暱。後來見他翻雲覆雨，簡直和凡人一樣，就把以前之事，詳細查問。

吉人以婚事已定，也就不再隱瞞，原來他在舊貨攤買了一具望遠鏡，有一天暑熱無聊，便帶着望遠鏡登塔遠眺，無意間窺見了荷池裸浴，又見了小姐的芳容，於是假託神眼，前去求婚。後來抄錄嫻嫻的詩篇和華峯的禱文，都是借着望遠鏡的神力而看來，嫻嫻託言夢中母親告知禱文，便是吉人抄了禱文後告知嫻嫻的。至於拈鬮之事，望遠鏡是無能為力，吉人

只好可望而不可即，憑你神眼，也是沒有辦法。嫵嫵聽說，非常高興，於是常常兩人取了望遠鏡一同登高遠眺風景。

五 風流天子

清代乾隆朝時，兵戰不生，國內無事。乾隆帝在皇宮裏覺得有些發膩了，他久慕江南的山明水秀，趁此時機，他就有南巡江南之舉。

御舟從京師出發，一路浩浩蕩蕩，帆檣如雲，一條運河中，都是黃龍旗幟，煞是熱鬧。御舟裏是笙簫達旦，歌聲不休，這種情形，真可說猶歎盛哉，曠古未有。

乾隆出巡，本是以尋歡作樂爲目的，一路採風問俗，選色徵歌。當御舟駛入山東境界的時候，忽然想起管仲設置女閭三百人的故事，所謂女閭，就是現在的妓女，這是香豔絕倫的傳說，他就召集羣臣，欲問女閭的遺跡，可是羣臣都不知所對。乾隆快快不樂，吩咐退朝。

乾隆等羣臣退朝後，因爲三百女閭的事，問不出端倪，只是一人獨坐，悶悶不樂。這時一個小太監在旁邊伺候，知道皇上心裏所以不高興的原因，便跪下來對乾隆說：「啓奏萬歲，濟南是天下的繁華所在，女閭的遺跡，就在當地，皇上倘若委奴才爲採訪專使，奴才一定能夠取得考驗品，供皇上考驗。這考驗品恐怕比當年管仲的女閭還要勝百倍，皇上一定樂

此不倦，比之訪碑撫古，遊山玩水，興趣要濃厚得萬倍哩！」

乾隆聽了小太監的話，大爲高興，於是便委小太監爲採訪使，廣覓女閩的遺跡。小太監退下以後，便儘力去搜羅，以博皇上歡心。

第二天，正是細雨輕煙，波紋如織，乾隆坐在船頭，眺望兩岸景色。小太監便走一步跪下啓奏道：「這遠處人煙稠密之處，便是如今女閩所在。」

「啊！這裏的景色太幽美了！朕今日很暇豫，倒想探風問俗，以冀接近民衆。昨天你所說的考驗品，莫非就在此地吧？」乾隆聽了小太監的話，很是歡喜，又見到人煙稠密之處，香雲繚繞，絳燈閃閃，極盡旖旎風流之致。便對小太監道：「你莫非已在這裏物色到人才了？」

小太監說：「已經選了一些殊色，惟恐不能當皇上的意！」

「那末，叫她們伺候着吧！」乾隆說了以後，一人獨坐拈鬚微笑，只等黃昏來臨，他好享受人間的至樂，重溫管仲女閩的舊夢。

入晚以後，御舟上燈火齊明。這時只聽見陸上車聲轆轤，一輛輛的小油幕車，由寶馬駕着，直奔御舟而來。車中所載的都是粉白黛綠，二八佳麗，容貌個個秀媚，體態個個輕盈，或者持箏，或者挾瑟，或者抱琵琶，或者攜簫管，真是鬪豔綽約，燕瘦環肥，宛如一片片彩雲，因風吹墮，落入御舟了。

這些美女登舟之後，排列次序，由小太監引到乾隆面前，一一唱名，共計有四五十人，都跪在座下候旨。乾隆於是吩咐都坐在地下鋪設的錦褥上，循環奏技。

起先，這些美女調弄絲弦，合奏新曲，乾隆坐在上面，眼看着這些瀟粉搽酥的嬌娥，耳聽着賞心悅耳的妙奏，早已樂不可支。說道：『這樣的仙曲，恐怕天上的霓裳羽衣曲，也不過如此吧！』說着，又哈哈大笑起來，拿起御案上的酒杯乾了一杯。

新曲奏了數支，又列隊起舞，輕裾長袖，華綵若英，隨着音樂，進退飛舞，真是翩若驚鴻，宛若游龍，五光十色，美不勝收。

歌舞完畢，時間也已夜深了，乾隆於是命內監把金帛賞給歌舞的美女，她們個個又跪在地下謝恩。這時乾隆因為酒已喝得多了，已有些醉意，於是微笑對小太監說：『這些美女都是國色天香，真是人間少有，朕想留幾個伴夜，明天再讓她們回去。』

小太監跪下奏道：『啓奏萬歲，她們都是這裏的夜度娘，豈有不可伴夜之理，況且她們本來都是庸脂俗粉，一旦叨得天家雨露，還不是三生有幸。但聽皇上的指揮，還得看她們的福份呢！』

於是乾隆便在四五十個美女中，選取面貌美秀，體態豐腴的六人，留着陪宿，其餘都遣散歸去。

乾隆遊江南的故事，流傳民間很廣，其實乾隆借着南巡的名義，姿意淫樂，和隋煬帝的

行徑如出一轍，充份表現封建君主的荒淫無道。

六 癡情兒女

清朝時候，江蘇元和縣有一位張元禮，素有美男子的稱號，他生得風姿秀朗，身長玉立，家中環境，也很富有，所以衣着華麗，剪裁入時。每逢元禮外出，時常引起街上人士的注目，偶有小家碧玉倚門而立，見到元禮俊美的風度，無有不爲之心搖神移的。

有一天，元禮走過烏鵲橋畔，這時已近黃昏，夕陽西墜，碧雲滿天，景色非常優美。元禮注視天上景致，不覺誤走入一條深巷之中，而這條深巷，本是一條彎曲的小道，元禮走入巷中之後，轉彎抹角，竟一時不能退出，而天色漸漸昏黑，心中不勝焦急。就看準巷內一家矮門內，有燈光射出，當時元禮即不願冒昧，上前敲門問訊。經過敲擊之後，略待片刻，裏面果然有燈光移向門來，「啾呀」一聲，立在元禮面前的，竟是一位二九年華如花似玉般的淡粧佳人。元禮看見這般美麗的少女，竟爲之神往，木然良久，還是那少女看到元禮呆頭呆腦的樣子，忍不住露齒一笑。元禮方才醒覺，不禁露出慚愧的面色來，匆匆地問訊了出巷的途徑。那少女就輕移蓮步，立到門邊來指點元禮，元禮在少女走近時，祇聞得一陣雅淡的香氣，如蘭似麝，真是美妙極點，怎奈不便久留，不得不施禮告辭而去。

當晚元禮回到家中，一味迴想着傍晚時在深巷中的奇遇，神魂顛倒，如醉如癡，口中喃喃自語，不知所云。嚇得元禮的老父老母，還以為兒子在外面受了什麼風邪，趕快延醫前來診治。等到當地的著名世醫張壽丞前來診治時，元禮已發着高熱，昏迷不省人事。元禮的老母，更是驚嚇得老淚直流，祇是朝着張醫生求着救她兒子一命。但這位醫生，卻一時摸不清元禮是什麼脈象，祇得開了一味退熱定神的方劑，告辭而出。

三天之後，元禮的病狀，雖然經過幾位醫生會同療治，但是一點沒有起色，迷迷糊糊地嘴裏祇是說着聽不清的話，一忽兒說着：『請問姑娘這條巷怎樣走出去？』一忽兒又說着：『多謝姑娘指點！』弄得張家上下人等，大家莫名其妙。一方面看醫生們沒有多大能耐，祇得請着幾位有名的道士，到家裏來大做其法事，鬧得烏烟瘴氣，可是元禮的病勢還是如故，絲毫不見一點起色。

那深巷裏的絕色美女，原來是館師沈席珍的嬌女秀英，那天秀英在遇見元禮的那一刻，正是才罷繡針，整理女紅，湊巧元禮敲門問訊，秀英出來應接，當時芳心怦然，看到元禮這種俊美懇切的樣兒，亦爲之一見生情。等到席珍晚上回家，秀英服侍了爸爸的晚飯，自己竟連一口飯都沒有吃，祇說胸口氣悶，連忙擲被安睡。席珍也弄得莫名其妙，祇以爲女兒小受風寒，料想明天一早就會好的。可是到了明天，秀英卻仍是瀟灑乏神，已是病倒在床，到晚上竟發起高熱來。

席珍看到女兒有病，當然十分着急，好在張壽丞醫生本是他的老友，當即專足邀請來家診治。待張醫生診定了秀英的脈象，不禁心中覺得無限的奇怪，這脈象正和張家大官人元禮的脈象一樣啊！而且元禮在病中所說的話，正和沈家的情形相仿——門前是一條彎曲的深巷，而秀英又生得如此美麗出衆，一切正吻合元禮病中的囁語。靈機一動，猜想着要不就是爲了一點相思，害得這一對少年男女這樣神魂顛倒？

好心的張壽丞醫生，費了好幾天的探訪，方始曉得了元禮在得病的當天，曾經邂逅了秀英一面，究根推源，就擅自作了一個現成的媒人，向元禮的老父告訴他事實的經過，再和秀英的爸爸說明了如此這般，不如使有情人成了眷屬。兩方面的家長，都滿口答允，元禮和秀英，在病中聽聞到能夠如願以償，也就不藥而愈。後來擇吉完姻，一對璧人，真是宛如神仙中人，使許多觀禮的親友，無不羨煞讚煞。

七 簫笛因緣

揚州風月，素稱甲於天下，而且山明水秀，風景宜人，古人詩中所說：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？」便是指揚州而言。揚州風景秀美，瘦西湖平山堂一帶，垂楊似簾，波平如鏡，月白風清之夜，只聽簫簫管絃齊聲吹奏，真是清幽絕倫，比之別處的鑼鼓喧天，

實有天壤之別。

揚州的深閨處女，樓頭少婦，也多愛好音樂，對這良辰美景，常常擬笛品簫，調絃理絲，非特怡情悅性，抑且舒發幽情。在清朝道光年間，因為簫笛的傳情，却結成一樁美滿良緣，一時傳爲佳話。

揚州有家姓韓的紳士，十分富有，家中崇樓深院，極爲富麗。他膝下只有一個女兒，年方二八妙齡，深閨寂寞，愛好絲竹，每當三五月明之夜，常常當窗對月，品簫遣興，聲調絃揚，非常動聽，真所謂如泣如訴，如怨如慕。日子既久，附近便有笛韻相和，當韓女吹動洞簫後，就有一聲玉笛，隨着簫聲吹動，聲調清越，宛如裂帛。韓女聽了這笛聲，初則難免害羞，只得把簫聲戛然而止，而笛聲於是也告沉寂。怎奈這枝玉笛却吹得實在美妙，當笛聲沉寂之後，却又不期然地思慕起來，每每故意先吹起洞簫，心想一聽玉笛的雅奏，果然在簫聲起後不久，這笛聲也附和起來了。這樣屢試不爽，日久便成了習慣，一到黃昏日暮，這簫笛的合韻，便在月白風清的良夜吹奏起來了。

那個韓女生得非常多情，聽着這悠揚的笛韻，心想一定是位美貌才郎。二十四橋，冰輪皎潔，英俊少年，長笛寄意，該是多麼富有詩情畫意，可惜不能一看他的風采如何，實在令人惹起無限相思。

韓女知書識字，而且又熟讀才子佳人的傳奇小說，一人居在深閨裏，到了花朝月夕，難

免發動春情，更何況又夾着簫笛傳情的佳話。因此她想：「能吹得這樣一手好笛的一定是位才子，才子一定多情，多情的才子常常以笛韻附和着樓頭的簫聲，一定不會無動於衷。既然如此，怎不設法來一會，可以暢敘幽情，至少也可讓我一觀風采，以慰相思。」可是她雖是這樣想，却始終不見什麼消息，叫丫鬟出去打聽，因為附近沒有宅第，所以也問不出端倪。只好每晚在品簫之餘，倚窗眺望，正是：「拂牆花影動，疑是玉人來。」可是韓女每日的盼望，結果都落了空。日復一日，幽恨纏綿，竟生起相思病來了。

韓紳夫妻一見嬌女患病，心裏着急得不得了，於是馬上延醫診治，醫生診脈後，認為她脈搏滯塞，當係胸中抑鬱所致，於是就開疏通發散之劑。不料服藥後，病勢非但不見減輕，反而更見沉重，終日不言不語，雙目滯鈍，若有所思。醫生於是就私下問伺候韓女的丫鬟道：「你家小姐向來有什麼嗜好？」

「小姐也沒有什麼嗜好，讀書刺繡之餘，不過常常喜歡吹吹簫。」丫鬟回答了醫生。醫生便低頭沉思，像在思索病因。丫鬟見醫生這種情景，猜想小姐的病也許和吹簫有點關係，於是就把小姐吹簫後，牆外有笛聲相和，小姐聽了笛聲以後，怎樣沉思長嘆，怎樣叫她外出私訪吹笛人的情形，一五一十告訴了醫生。

「那末，你去訪的吹笛人到底是誰呢？」醫生聽了丫鬟的訴說，面上頓現喜色，再追問下去。

『沒有找到，以後小姐便終日長吁短嘆，就病倒了。』

『後來有沒有聽見笛聲呢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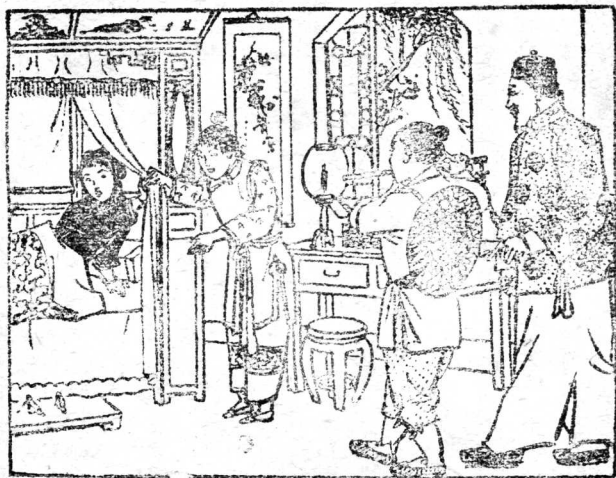
『沒有，這笛聲總是在小姐吹起洞簫後才和起來的，從來沒有先吹起或者單獨吹過。』
丫鬢繼續着說。

醫生知道韓女的病十分蹊蹺，一定和吹笛人有些關係，於是就通知韓紳趕緊尋訪吹笛的人，可是尋了幾天，毫無消息，就是附近居戶，也沒有少年子弟。醫生見沒有眉目，便心生一計，等到黃昏月上，就叫一個善吹簫的到韓女閨房中倚窗吹起簫來，果然隔不多久，笛聲又和起來了。於是一面通知那吹簫的人不斷地吹，一面多派僕人四出循聲找人。沒有多少時候，外面報道：『吹笛人已經找到了。』

大家急忙去看，僕人帶進來的却原來是一個赤脚短衣的牧童，手裏還拿着一枝短笛，因為被人拉了進來，不知爲了何事，面露驚慌之色。大家看了這個情形，不覺失笑，然而又猜不透韓小姐怎麼會對這個牧童鍾情，而害起相思病來呢！

醫生於是就盤問他怎樣簫笛和吹的經過。那個牧童便囁嚅地說道：『我也不知道這簫是誰吹的，每天我外出牧牛，常常吹笛消遣，黃昏時候，我常常陪母親在門前閑談，聽到簫聲，覺得有趣，於是便取出短笛，和着吹起來，後來就聽不見簫聲了，我也懶得再吹。』

醫生聽了這話，大笑不止，心想真是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韓小姐這樣多情，而這牧童



那才秀俊是不煎童牧個是來原

並非有意。於是便對韓紳說：「要小姐病愈，必須讓她知道吹笛的並非美貌才子，却是一個無知牧童，使她死了這個心，這病就會霍然而愈了。」

於是，韓紳就先命那牧童在庭院內吹起笛來，小姐聞聲，面上頓露喜色，竟披衣起來，要丫鬟取簫來和吹，不料這笛聲却愈吹愈近，竟由庭院吹進閨房來了。小姐聞聲，撩起帳子來偷窺，看看吹笛的究竟是誰？一看之後，原來是一個牧童，並不是什麼俊秀才郎。韓紳以為自己女兒看到這面目猥瑣的牧童，一定會恍然大悟，病也可以霍然而愈。韓小姐在乍視之下，也出於意外，以為是什麼人假冒，及至聽聽笛聲，却是每夜和着簫聲吹的，非常熟悉，並無錯誤。一縷深情，早就寄託在這笛聲上，也顧不得牧童的出身如何，相貌如何，執意要

嫁給牧童爲妻。那牧童本來並無私情，不想誤和簫聲，却得了這樣一個嬌妻，真是大喜欲狂。韓紳見了這情形，也不便再固執，只得順從女兒的意思，招牧童爲婿。

成婚之後，夫妻愛情彌篤，常常在閨房之內，簫笛相和，吹奏遺興，附近居民聞聲，無不羨慕那牧童豔福不淺。

八 淑女私奔

元朝時候，有個叫魏鵬的，他的父親在浙江做官，生了魏鵬後，病死任所，他的母親便扶柩同他遷返湖北襄陽故鄉。魏鵬從小便非常聰明，七歲便能做文章，而且生得眉清目秀，英俊非凡，鄉里間都喚他爲神童。

可是長大之後，卻屢試不中，因此常常在家中長吁短嘆，悶悶不樂。他的母親蕭夫人恐他悵鬱成病，便對他說：「錢塘山水奇勝，你父親很多故舊都在那裏，其中不乏名師風儒，不妨到那裏去走走，既可以開暢胸襟，又可以討教學問。還有那邊賈府有位莫夫人，你也應該去拜訪一下。」

蕭夫人說着，便備了一封信，叫魏鵬面呈莫夫人。魏鵬於是欣然就道，往錢塘而去。不過他疑心他母親信中不知是說些什麼話，行至中途，便偷偷地把書信先拆開看了，原來她母

親懷着魏鵬的孕時，曾與莫夫人指腹爲婚，信中便是對她女兒議婚的話。魏鵬看了，更是喜不自勝，一路不停，到了錢塘。

魏鵬到了錢塘後，便寄宿於旅店，先訪問父親故舊，結果多已離去，一個都未曾找到。於是一面遊覽湖山景色，一面便探聽賈氏的住址。後來知道莫夫人孀居在家，所生一子一女，女名娉娉，生得非常美麗，而且填詞度曲，織錦綉圖，無一不精，莫夫人愛之如掌上明珠。魏鵬知道這位小姐便是自己指腹議婚的人，心裏更是驚喜欲狂，於是便遣人先將他母親的信送到賈府。莫夫人知道魏鵬來到錢塘之後，頗感驚奇，便派人去請魏鵬來家。魏鵬整肅衣冠，登堂拜見，莫夫人於是設宴款待魏鵬，詳詢蕭夫人的情形，並述當年舊事，但是始終不提指腹爲婚的話。

酒過三巡，莫夫人命兒女出見，魏鵬窺見小姐生得宛如天仙，不覺色動心馳。酒罷之後，魏鵬便起身告辭。莫夫人說：「我們原是世交，我與令堂親如姊妹，不料二父亡故，兩家闊別，魚沉雁杳，音信不通，現在好容易接到令堂的書信，又見到魏郎生得這樣英俊，真是堪慰老懷，魏郎可以不必再回旅邸，就在寒舍住下，借此可以多敘敘。」

魏鵬起先再三謙辭，可是禁不住莫夫人的苦留，於是便在前堂東廂房住下。魏鵬既得安居，又想可以藉此和娉娉接近，心裏真是又驚又喜。

魏鵬一住數天，並不見莫夫人提起定婚之事，反令娉娉與魏鵬認爲兄妹，心裏不禁疑惑

莫夫人會有什麼作用。可是他自見了娉娉以後，十分愛慕，竟至神魂不定，而娉娉對他也是溫柔體貼，脈脈含情，似乎也也十分有意。可是莫夫人治家嚴肅，男女界限分得非常清楚，除了在莫夫人的面前，魏鵬始終不能和娉娉單獨相見，一腔心事，竟不能向美人吐露，因此，使魏鵬終日長嘆，抑鬱寡歡。

娉娉有個使女，名叫春鴻，常被莫夫人差遣到魏鵬房中遞水送茶，魏鵬便託春鴻，與娉娉暗通款曲，常常做了詩詞叫春鴻送去，娉娉竟然也和了韻情春鴻送來，從此濃情密意，難捨難分，暗地裏互訂了婚嫁，立下海誓山盟。

魏鵬後來打聽莫夫人之所以不提指腹爲婚之事，實在嫌他家中太窮，實有悔婚之意，所以令他們認爲兄妹，暗示此意，好叫魏鵬絕了癡念。娉娉測知母親之意，心中也鬱鬱不樂，心想天不與人行方便，自己又不便啓齒，只有暗暗掉淚。

魏鵬在莫夫人處一住數月，雖然承娉娉以身相許，可是要與她結百年之好，還得莫夫人的同意，看她固執成見，一時難望回心轉意，自己離家遠行，已經數月，母親已有信來，幾次催促他歸去，實在也不便久留，倘若就此別去，婚姻未曾定局，難免夜長夢多，等到有錢有勢的人前來求婚，莫夫人一定就會應允，到那時娉娉雖然有心拒婚，恐怕也孤掌難鳴，倒不如現在與娉娉作一定局，也好一勞永逸。

魏鵬籌思良久，便作了一首詩，詩中暗示約娉娉會晤之意，再託春鴻送去。第二天便得

她媽的覆信，信中便有應允之意，並且約他當天晚上到她閨房裏去。魏鵬得了回信，欣喜欲狂，心裏恨不得早些天黑，好去和媽媽會面。

直至夜深人靜，月上花梢，魏鵬依約潛赴媽媽閨房，歡談多時，便同入羅帳，共諧魚水之歡。夜闌興盡，媽媽於是對魏鵬說：「我的心身都已交給你了，希望你勿中途相棄！」說着便哭泣起來。

「媽媽！我是決不會辜負你的，你放心好了，不過合堂有悔婚之意，前途一定很多障礙。」魏鵬一面對媽媽誓為撫慰，一面想起莫夫人的態度，心裏不禁愁恨交集，低頭沉思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媽媽見他這樣情形，更是憂慮萬分，愁眉不展。

「鵬哥！你應當想點辦法出來，我已許身於你，當然始終如一，萬一中途有變，我是矢志無他，倘若相逼，惟死而已！」說着，又哭了起來。

兩人商量一陣，便決定一同私奔，因為春鴻是知道他們的隱情的，而且還替他們送東遞信，於是也決定帶她一同走。大家商量好了，於是魏鵬暗暗溜出，第二天便向莫夫人告辭，說思念母親，急須回家，莫夫人也不加挽留，只是厚加餽贈。

媽媽和春鴻暗暗地收拾細軟，準備得到魏鵬的信息，便一同上路，去作比翼的鴛鴦。魏鵬辭別莫夫人後，便啓程登舟，臨行之時，暗地送一封信給媽媽，約着她在城外的錢塘江口等她。晚上月上的時候，媽媽便和春鴻雙雙逃出府中，僱了乘轎子直奔錢塘江畔，與魏鵬會

面，解纜開船，一帆風順，沿江而行。回到家，便結爲夫婦。後來莫夫人知道這件事，雖然憤恨，但家醜不可外揚，也只好將錯就錯，聽其自然了。

九 眉樓韻事

明朝末年，國勢日衰，福王徧安江南，在金陵另設朝廷，可是國勢雖然如此危急，而朝野上下，還縱情聲色，不自振作，弄得後來兵臨城下，亡於清朝。

且說金陵有條秦淮河，沿河兩旁，都是娼家所居，所謂六朝金粉，聲色甲天下，流風餘韻，始終勿衰。直到明末，因爲大家喜歡徵歌選色，所以樂戶更見增多，而銷魂蝕骨的豔事，也更爲流傳。

當時秦淮有個名妓叫顧媚的，生得莊妍靚雅，風度超羣，真是面如桃花，腰若楊柳，髮似烏雲，眼賽流星。

她不但容貌生長得好看，而且學問頗好，能做詩，能作文，又能畫，她畫的蘭花，當時非常有名，下款題「橫波」兩字，後來她嫁人之後，大家便呼她爲橫波夫人。

顧媚所居的妓院，也是與衆不同，她特建了一座樓房，因爲她又名眉，所以題爲「眉樓」。在這眉樓上，佈置得非常精緻，綉戶珠簾，錦榻綺墊，而且所陳列的都是古玩寶壺，

琴瑟樂器，牙籤玉軸，堆列几案，非常古雅而整齊，與其他妓院的俚俗污濁，簡直不可同日而語。

所以那時的狎客，常常笑着對她說：「橫波！我看你這座樓，並非眉樓，簡直是座迷樓，否則，爲什麼我們這班人，終日留戀，不忍離去呢？」

這時金陵豪華，冠絕一時，秦淮河畔，文酒之會，無日無之，這些與會的都是王孫富吏，騷人雅士，而每次宴會，要是不設在眉樓，便覺得不歡；座中要是沒有顧媚，便覺得遜色。因此，眉樓琴歌，通宵達旦，秦淮風月，盡萃於此了。

眉樓不但佈置精雅，就是她家的廚房也是高人一等，當時盛稱「顧廚」，爲金陵首屈一指，這也可知她家豪華的一斑了。

顧媚後來歸合肥龔芝麓，做了他的姬妾，龔在明朝官至尙書，雄豪蓋代，揮金如土，得顧媚後，寵愛有加，爲人更是豪放不羈，風流倜儻。不過他雖然娶得秦淮名妓，而晚節不終，屈膝降清，做了貳臣。

芝麓得了顧媚後，兩人恩愛得了不得，常常兩人暢遊西湖，在這湖風酣暢，月明如洗，繁星盡斂，天水一碧的美麗風景下，兩人飲酒賦詩，此唱彼和，沉湎酒色。在芝麓的詩詞裏，常常譽顧媚爲嫦娥，捧得她真是無以復加，以「媚內」的功夫博美人一笑，真是肉麻當有趣，這種豪放名士，也就十分可恥了。

一〇 水影傳情

元朝至正年間，廣東曲江地方，有姓屠和姓管兩個紳士，他們本是連襟，同時招贅在岳家，住在一起。姓屠的官至觀察，跌宕豪華，是個風流才子；姓管的官至提舉，古板執拗，是個道學先生。兩人因為性格不同，志趣相左，所以意見不甚融洽，兩姊妹雖是同胞所生，因為丈夫的性格各別，日久之後，也受了同化，說話常常不甚投機。後來岳父岳母死了，就把這座住宅由兩個女婿繼承。他們同居一宅，每因細故反目，互相辯駁，日復一日，就和冤家仇敵一樣，連面都不願意見了。

屠管兩人，因為要隔離得遠一些，就把這座住宅一分爲二，在分界的地方，築起一堵高牆，使彼此不能相見。不過後花園中，有兩座水閣，西面的一座是歸屠觀察的，東面的一座是由管提舉所得。中間有着一個水池，陸地上的界限，都好設立牆垣，獨有這深水中，下不得石脚，通上連下都隔起來，只得在水底下立了石柱，水面上架起石板，上面也砌了一堵牆垣，分了彼此，使兩面的人不能相見，只有石板下的池水，還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屠管兩家流來流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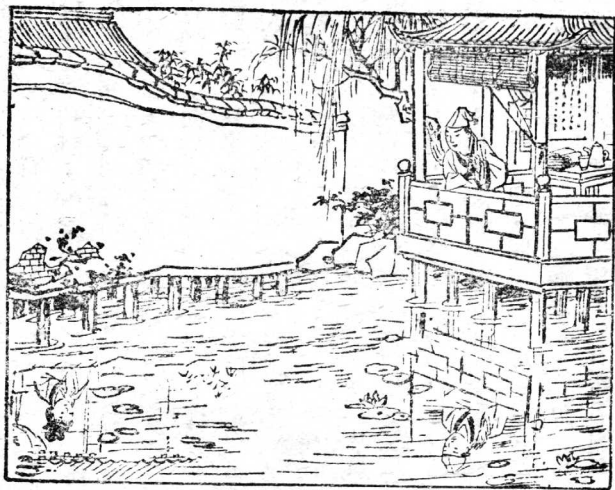
屠觀察生有一子，名喚珍生；管提舉却生一女，名叫玉娟。兩人的年齡相仿，而最奇怪

的，是兩人的面貌，竟和一副印板印下來似的。只因兩位母親原是同胞姊妹，面容骨格，相去不遠，兩個孩子，各肖其母，所以珍生和玉娟長成相像的面貌。

珍生玉娟兩人年幼的時候，大家還不覺得什麼，後來兩家分開了，聽人家說起，心裏才有些疑惑，心想：『難道世上真有面貌相同的人嗎？我倒想見見，到底有什麼分別？』玉娟是個女子，雖有此心，也不敢怎樣。珍生便想到管府去走走，也好順便看看這位表妹的面貌。

可是珍生去到管家以後，姨父姨母還肯接待，等到珍生要求拜謁玉娟時，管提舉却不肯答應，他說：『兩姨之子，姑舅之兒，這種親情，最難分別，兒女私情，大半出於中表。我是主持風教的人，豈可不知辨別？』珍生碰了個釘子，只好悄然歸去，斷了這癡念。玉娟聽到這個消息，知道與這位表兄難得一見，也只好絕了這個妄想。

有一天，也是機緣湊合，這時正是炎夏，這一男一女不約而同地都到水閣上納涼，正是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，把兩座水閣的影子，都清楚地倒映在水中。玉娟忽然對水中一看，不禁驚駭起來，心想何以自己的影子會換了男裝倒映在水中？後來轉念一想，才知道這個影子，就是平日想念的人。同時珍生也在水中見到隔牆的影子，也不覺驚喜欲狂，仔細看了一下，確實與自己的面貌無絲毫差別。便對着水說道：『你就是玉娟妹妹嗎？好一副面容，真和我一樣！』玉娟聽了這話，心裏自然也極歡喜，然而由於家教森嚴，不敢越禮，只好對着



確實與自己面貌無絲毫差別

水影微笑，以謝珍生的盛意。

自從兩人水影相遇之後，便終日在水閣裏盤桓，只恨隔着一堵牆，不能夠見面。日久之後，雙方難免發生情愫，不時彼此作了詩篇，托在荷葉上，再放入水中，任它漂流到對岸的水閣下面，這些詩篇，當然盡是愛慕私忱，相思互戀之作。

後來珍生的所作所爲，被他父親屠觀察知道了，倒想替他們成就了這段姻緣。不過轉念管提舉那個迂儒，他未必肯答應，於是託了友人叫路子由的，前去作媒說親，他和屠管兩家都有往來，相處頗好，所以這大媒，只好請他來担任。

子由受人之託，於是去見管提舉說親，不料管提舉却拒人於千里之外，他說：『我們兩家，久絕往來，欲求親上加親，萬不可能！』

子由見他回答得這樣決絕，知道沒有希望，只得把實情告訴了屠觀察，說他堅執不允。

觀察夫婦見事無挽回可能，要替兒子別娶，恰巧子由有個女兒，名叫錦雲，生辰八字與珍生完全相同，大家都認為天作之合。屠觀察於是瞞了兒子，替他定了錦雲小姐，珍生卻還蒙在鼓裏，一些不知。可是這消息卻傳到玉娟的耳中，只道珍生無情，便賦詩罵他，珍生再盤問父母，才知道事實的真相，心裏悲痛異常，於是大哭大鬧，逼着父母要去退婚。屠觀察心想要去向路家回絕婚事，可是此事並非兒戲，已經定下的，豈可反悔？但是又經不起珍生的哭鬧，只得硬着頭皮去和子由說明原委。子由起先也是不肯退婚，後來從屠觀察口中探得了珍生和管小姐水影傳情，認為倒是一樁佳話，於是答應他，把退婚之事，從長計議，慢慢給他想法子。

那管提舉自從卻婚以後，知道一雙兒女內中有些蹊蹺，於是就把牆垣之下，池水之中，用瓦礫填滿了，築起一帶長堤，非特雙方倒影不能看見，就是池水也不能流來流去。那玉娟只知珍生別娶，不知珍生悔婚，恨他薄倖，背了前盟，心裏氣憤得了不得，終日唉聲嘆氣，茶飯不思，日久之後，就生起病來了。

那個錦雲小姐，聞得屠家要退婚，她想女子從一而終，豈可悔約別嫁，心裏也抑鬱寡歡，不久也病倒了。那個珍生，一忽兒恨路子由，一忽兒罵姨丈，一忽兒怪玉娟不通音訊，一忽兒又笑錦雲自作多情，在家顛顛倒倒，瘋瘋癲癲，簡直也和生病人一樣了。

子由見了這情形，心裏也着實憂慮，經他一再考慮，才想出一個兩全之計。他對觀察說：『貴連襟性情執拗，無理可喻，只好用移花接木的辦法，成就好事。弟中年無子，多少人勸我立嗣，我如今只說立了一個人，要聘他女兒爲媳，他一定允許，等他許親之後，說小女尙未嫁人，要招令郎爲婿，他就是要斷絕你，也卻不得我的交情。待我選了吉日，只說一面娶親，一面贅婿，把二女一男，並在一處，使他們各暢情懷，豈不是樁美事？』

屠觀察聽了，連說：『佩服！佩服！』於是大家照計行事，珍生聞訊，自然高興萬分。錦雲小姐聽了這話，也轉憂爲喜，病卽霍然。只是苦了玉娟小姐，心中想着珍生，父親卻把她配於路郎，心中又氣又憤，病勢更見加重。幸而錦雲到管家去見了玉媽，傳告喜訊，於是玉姐也笑逐顏開，歡喜不盡。

等到結婚那天，大家按照步驟，一面抬珍生進門，一面娶玉娟入室，再把女兒請出洞房，一男二女，一同拜起堂來，結爲夫妻。

管提舉後來知道了真情，心裏雖然惱怒，可是生米已經煮成熟飯，再加子由的勸說譬解，也不便再爭固執。後來兩家和好如初，連這堵牆垣也拆掉，兩家合成一家了。

一一 鄰友讓妻

宋朝時候，嘉興地方有沈松陳吉兩人，比鄰而居，意見很爲融洽，彼此常常來往，兩家男婦相見，也並不迴避。

沈松的妻子生得非常美麗，而且很是賢慧，已生了一個女孩子，年紀也有五六歲，非常活潑有趣。

這時適逢盜匪倥亂，勢力非常猖獗，兩家爲了要避難，各自帶了家眷逃難。不料這時混亂已極，難民擁塞途上，沈松和他妻子雜在人叢中，進退兩難，正在四顧茫茫，無所適從，這時恰巧匪徒從前面排山倒海而來，見了人就擄掠，見了財寶就搶奪，頓時大哭小喊，亂作一團。這時沈松與妻子女被人羣衝散了，後來沈松便被匪徒擄去作爲僕役。

沈松的妻子和女兒幸而逃出重圍，然而隨身所帶的財物，都已被匪徒搶去了，而且衣衫襤褸，饑寒交迫，只得隨着乞丐，一路討食。走到王店地方，因爲一路奔跑，躲避匪徒，日夜不歇，實在疲倦萬分，再也走不動了，便坐在地上嚎陶大哭，心想丈夫不知下落，以後不知道能不能重聚？自己財物已被劫盡，此後已是求生無路，就想自尋短見，可是回頭見她女兒躺在她的懷裏，面露笑容，十分可愛，却又不忍將她拋下。正在猶豫的時候，卻有人在叫喚她。

她抬頭一看，叫她的原來是鄰居陳吉，在這荒僻鄉村，居然會遇見熟識的人，她真疑心是在夢中。她平素雖然和陳吉也曾見過，可是男女有別，總不十分熟悉，而在這兵荒馬亂的

時候，見了熟人，那有不招呼的道理。

她見了陳吉以後，便告訴他和丈夫避亂失散的經過，自己正是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說着又大哭起來。陳吉見她實在可憐，便對她說：『現在匪勢還十分猖獗，嘉興城裏是萬萬不能去了，王店還比較安靜，我已在朋友家裏，借到幾間房子，我現在就住在那裏，賢嫂不嫌簡陋，不妨也到那裏暫避一時，且等地方平靜，一面打聽沈松兄的消息，再作道理。』

她便問陳吉的妻子在那裏？陳吉告訴她也在混亂中失散了，現在也正在打聽她的下落呢。沈妻想，要是不請陳吉收留，自己只有死的一法，於是便隨陳吉到了他的寓所，一切衣食都由陳吉供給。這樣過了幾月，匪勢還沒有平，不能回家，但是這樣長期叨擾，心裏實在不安，於是便向陳吉表示要辭去。

陳吉說：『何必不安呢，現在正是兵荒馬亂之中，出去必無生路。我也有妻子被匪徒衝散，我之所以留養你，也就是希望我的妻子，幸而能逃出匪手，而也有人像我這樣能收留她。』

沈妻聽了以後，感激得流下淚來，便仍舊住在陳吉那裏。她爲陳吉煮飯燒菜，縫布洗衣，並且將自己的女兒認陳吉爲義父，這樣兩家夫妻，同居一處，宛如一家一樣。

又過了許多時候，沈妻雖然也請人四出打聽丈夫的消息，可是一直沒有什麼眉目，自己寄居陳吉處，終非長久之計，要想走，實在沒有什麼地方可去，要不走，心裏又實在不安。

於是趁着一個機會，便對陳吉說：「嫂子至今沒有消息，而我的丈夫也迄無下落，我以鄰人之妻的身份，寄居在你家裏，雖然我們都是清清白白，一點沒有苟且的行爲，可是誰又肯相信呢？我想在這亂離之世，婦人失夫的固然極多，而男子因此得妻者亦不在少數，我現在這樣白白住，實在於心不安，終非長久之計，不如就算是你的妾，既可以報你留養之恩，你又可以不必避瓜田李下之嫌。倘若他日沈松能歸來，便叫他另娶一房妻子。若嫂子能與你團圓，那我退居妾婢地位，也是甘心情願的。」

陳吉聽了沈妻的話，不勝驚駭，同時也明白她的苦心，便對她說：「賢嫂快不要說那樣的話，我留你們母女，是想救你們的難，倘若納你爲妾，那末便是乘人之危，我的一番好意，卻變成惡意了，這件事我是萬萬不肯答應的！」

沈妻見陳吉深明大義，也不便再勉強，況且她也並非忘情於沈松，實在爲生計所迫，又平恩於陳吉，無法可報，才出此下策，並非她甘心無恥，做那不顧廉恥之事，如今聽了陳吉一番道理，便也安心地生了下來。

過了幾年，匪亂已平，嘉興也恢復了安靜，沈松也得乘機逃了出來，一路打聽妻女的下落，後來聽說他的妻女都在王店，便一路問訊到了王店，找到了妻女，並且得知了收留她們的情形。於是沈松便對陳吉說：「我的妻子要是不遇見你，沒有你搭救，早就沒有命了，我們也決不會有今日的重見。你的恩惠，我是沒齒不忘！我身經患難，無力保全妻女，實在也

無面目見她們，你們既然相處數年，你們可以仍留在一起，我另有計劃。」說着，便預備告辭動身。陳吉聽了他的話，大爲驚駭，便對沈松道：「你這樣說法，簡直是在疑心我了。我因爲她們是故人的妻女，亂世相遇，不忍見她們顛沛流離，所以暫時收留在家中，雖然同住多年，但是絲毫沒有苟且行爲，你如今說這樣的話，非特不能明我的心跡，簡直叫我無地自容了！」

「老兄別誤會我的意思，我是實在感恩非淺，於心不安，才說出這樣的話。」沈松向陳吉這樣解釋，又一再地要把妻子讓給他，可是陳吉無論怎樣也不答應。

這時陳吉打聽他自己的妻子已經在混亂中死了。沈妻便對沈松說：「現在陳嫂已經死了，你要把我讓給他，他當然不肯答應，我看現在他家破人亡，不如我們和他合成一家，我本夫夫而得夫，他卻無婦而有婦，以我一人共事你們兩人，也好報答他收養之恩，你看怎麼樣？」

沈松聽了這話，非常贊成，便再和陳吉商議，並且再三要他答應，陳吉無法推辭，只好答應下來，於是兩人同心合作，不久家業重振，夫妻三人，和好無間。

一一一 生死姻緣

昌化書生滿于九，寄居餘杭，以設帳教授學生爲業。于九生得一表人才，神氣軒朗，有玉樹臨風之概，但稟性長厚，品行淳樸，不善鑽營，所以景况極爲清寒。

有一天，于九在街市上走過一家臨街閣樓下時，忽然上面有許多蒞壳拋下來，當即抬頭一望，祇見一個二八佳人，淡掃蛾眉，丰致嫣然，不覺神爲之移，魄爲之奪。那佳人見于九呆立不動，就微微一笑，返身入內。于九悵立好久，後來向附近鄰居探問，方知佳人名叫細侯，是當地著名賈氏妓院裏的花魁。

于九回到家中，思念細侯，不覺有點神魂顛倒，但是自己想到境况如此寒素，那裏有接近佳人的希望，因此終宵不能成眠。明天，竟不顧一切，直投細侯香閨，請求相見，細侯也不以爲忤，互相談笑，甚爲歡樂。于九心中由是更爲迷惘，癡心不死，即借故向至親好友借貸，聚集了不少銀兩，預備作纏頭之資，俾一親細侯芳澤。

果然有志竟成，于九向親朋處借貸了銀兩，又加入自己的積蓄，已足夠與細侯一夜銷魂的代價，擇定了一個天色晴朗的晚上，換上了潔淨整齊的衣履，就跑到賈氏妓院中，說明來意，鴛母當然是一口應允。於是當夜于九得一償宿願，和細侯兩人，極盡纏綿，夜闌夢回，即在枕上口占一詩道：「膏膩銅盤夜未央，牀頭細語麝蘭香，新鬢明日重妝鳳，無復行雲夢楚王。」暗示一夜歡娛，以後不能再行相見之意。細侯聽畢，亦不勝神傷，感頌說道：「我雖然是一個污賤的女子，但很情願和你締結同心，你既沒有妻室，那麼不知視我可合你的意

嗎？」于九一聞細侯情願委身相事，不禁大喜過望，就和她商議。細侯說道：「希望我能夠跟隨你到你家裏去，對於吟詩作賦，我亦極端喜歡，但是因爲天資欠缺，加以無人教導，所以至今不成一文，以後倒可以請你教導我。」又問起于九家裏究竟有多少資產？于九回答道：「家裏祇有薄田五十畝和數間破屋。」

「那麼我到你家裏去之後，可以靠這點薄產過日子，四十畝可以種稻種麥，餘十畝可以種桑種麻，你耕我織，不必再設帳教徒了。做一個太平時代的百姓，彼此親愛相守，比官家巨富要舒適多呢！」細侯在枕上喃喃地說着，于九不勝感動。

天色漸漸明了，于九細侯兩人，同時怨恨良宵太短。最後，于九問道：「那麼你在院中究竟要多少身價銀子，才可以贖出來呢？」

「老鴿貪婪，恐怕要二百兩銀子，可恨我自己年紀太輕，以前不知錢財的可貴，每到手後都給了老鴿，所以沒有什麼私蓄，如果你能夠辦到一半銀子，那麼其餘一半，可以由我湊出來的。」細侯哀愁地說。

「可是我這般貧寒，又那裏拿得出這許多銀子呢！這樣吧，我有一位同盟好友，現在正在湖南做官，屢次寫信來叫我前去，我因爲路途太遠，所以一直沒有前往，如今爲了我們兩人的前途，還是讓我趕去向他設法，大概往來不過三個月，請你耐性等候着吧！」于九是這樣痛苦地說着，細侯也領首答應了。

天明之後，于九從賈氏妓院中辭別出來，就回家安排了一切，分別把生徒遣回，自己收拾了簡單的行李，一心往湖南道上進發。可是等到他到達目的地，不幸的是他那位同盟好友巴因案罷官，寄居民舍，宦囊空虛，不能對他有所幫助。于九因此落魄他鄉，難回餘杭，就在當地暫時設立一館，重靠授徒爲活。

這樣又經過了三年，于九客居異鄉，落魄如舊。一天，因爲偶然責打了一個學生，這學生竟氣憤投河溺死，學生家長就控告到官衙裏，于九被囚入監獄，判處了三年的徒刑，伸冤無門，竟墮入了黑暗的深淵。

細侯自從于九別去之後，就表示不再接客，儘管鴇母怎樣施用威脅利誘的手段，但是她的意志萬分堅決，每天關緊了房門，不願出來一步。鴇母問明了此中緣故，也毫無辦法，祇得聽信她所約定的三月期限。三個月的光陰很快地就過去了，于九始終沒有一點音訊，細侯天天伸着頸頸在期待着好消息的來臨，卻一點沒有希望。這時有一位富商，聽聞到細侯姿容的美麗，就百計賄賂鴇母，要贖取細侯做妾，但是細侯一口拒絕。富商無奈，再差人到湖南暗自打聽于九的音訊，方始曉得于九已因案囚在獄中，並且不日刑期將滿，就可釋放出來了。富商聽了，心中很是着急，就親自趕到湖南，以巨資賄賂了當地的官府，再把于九辦上一件另一種的罪名，使他永遠不能出來，而自己卻回到餘杭揚言說道：『滿于九因殺人被判禁，已經死在獄中了。』怎奈細侯還是不信，並且說道：『于九雖然是貧家漢子，但是他的

人格清高，所以我情願守他到老，如果嫁那醜態富商，混身銅臭，決非所願！况蓬壁倚窗，並無憑據，我不相信他會死去的。富商見百計不能如願，祇得失望而去。

又是一年過去，細侯苦守在賈氏妓院裏，差不多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，每天早晚，祇是朝着南方望空祈禱，盼望于九的早日歸來。果然，苦心人達到願望，那一天，于九竟興高采烈地走進了她的房裏，她懷疑着還不是在做夢，但是眼前氣昂昂的一個人，不是于九又是誰呢？並且對她愛戀的神氣正和她朝夕盼望的情緒一樣啊！經過于九的說明，原來自被富商行賄續行監禁之後，他那舊日的同盟好友，恰巧已經復官了，就爲他設法伸雪，並且送了三百兩銀子，這次正是來替她贖身的呢！

細侯嫁了于九之後，果然如了他們兩人早日的願望，回到于九的老家中，男耕女織，其樂融融，白首偕老，真是一對美滿的夫妻。

一三 雙妹共夫

明朝正德初年，湖北江夏縣有個魚業經紀人，姓饒名小江，娶妻邊氏，夫妻兩人，性情不和，意見相左。膝下並無子嗣，只有孿生女兩人，一雙姊妹花，性情溫柔，貌若天仙。遠近沒有娶妻的少年，聽得饒家兩位小姐品貌出衆，紛紛前去求親。小江和邊氏不談起女兒的

婚事便罷，若談起婚事，小江說張家好，邊氏一定說李家好，兩人的意見總合不到一起。結果，非特女兒的婚事毫無着落，兩人反而因此大吵大鬧，宛如仇人一樣。所以一延多年，尙未選得東床佳婿。

求婚的人也知道小江夫婦不和，要求兩人都同意，非常困難，心想兒女婚姻大事，例須父親作主，於是就私下直接向小江譏親，不讓邊氏知道。另有一部人以為邊氏潑悍，料想女兒的婚事由不得丈夫參預，於是託媒向邊氏求婚。小江和邊氏各人懷着各人的心思，以為收了聘禮，萬無後悔之理，到那時候，不由你不答應，結果夫妻兩人，各人許了兩家婚，姊妹兩人共許了四個丈夫。

等到送聘禮定親之日，小江所許婚的人家，送了金玉禮物，來到錢家。邊氏聽了這個消息，探知底蘊，非常憤怒，說是娶媳由夫，嫁女由母，女兒的婚事，由不得老頭兒作主，把送禮的人痛罵一場，要把禮物退回去。可是小江也不答應，偏要將禮物收下，接受這兩樁親事。等到邊氏所許婚的人家下聘的日期，小江也大發脾氣，要把送禮的人趕回去，又不肯寫回帖，那邊氏那裏肯依，把禮物連盤連盒統統收下，一面央人寫了回帖，打發來人回去。這樣一來，兩個女兒却收到四家的聘禮。小江和邊氏從此更加仇人再世，冤家重生，兩人不交一語，互不見面。只害得兩個女兒，在閨房裏暗暗哭泣。

小江知道邊氏潑悍，恐怕鬥她不過，於是通知他所許的人家，偷偷選了個吉日，多備火

把，多僱些有力之人，關照他們去拾親。那兩家果然依計而行。不料邊氏那邊也知道了這個消息，早就有了準備，等到吉日良辰，那兩家便僱了打手隨着轎子前來，一心想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搶得新娘而回。誰知才走到錢家大門，只見邊氏手執門閂，當門而立，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兩家人知事不妙，難免心虛。那邊氏一聲令下，四周埋伏着的娘子軍潮湧而出，手執木棍竹棒，向這班拾親人迎頭打來，不想男兵易鬥，女將難敵，被她們橫驅直掃，竟打得個落花流水，片甲不留。那些花燈彩轎，也都丟在一邊，大家抱頭鼠竄而回。

結果，這二女四許的奇聞，便鬧到官府裏去，兩面親家各自要求如約迎娶。那縣官接受訴狀，開堂審問，先問錢小江何以二女四許？小江跪着說道：「請大老爺明鑒，小人的妻子，潑悍異常，只會欺凌丈夫，別事還可容忍，那兒女婚姻是件大事，豈有丈夫退位，讓妻子專權的道理？請大老爺把兩個小女，斷許與小人所許的人家。」

縣官又問邊氏有什麼話說？那邊氏先就叫起屈來，指了小江說：「他雖是男人，一些主意也沒有，隨人哄騙，不願女兒終身，他所許的人，都是地方上的光棍，所以小婦人不肯容他做主。」

縣官見他們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一時不得分解，於是對他們夫妻說道：「這事你們兩人都有理由，不過兩個女兒沒有分嫁四個丈夫的道理，我去喚你女兒到來，且看她們的意思如何，還是說爺對？還是說娘對？」二人都叩頭稱謝不置。

縣官於是出簽，差人喚他女兒，等她兩人傳到，只見花容月貌，宛如仙女下凡，非特兩旁看客暗暗稱讚，更把這縣官也看得神搖目眩。縣官把她父母各執一詞的話，說了一遍，要她們自作主意，還是照父親的主張？還是依母親的意見？

這兩位小姐，從未出過閨門，害羞不過，看見男子，尚且躲避，何況在萬目睽睽之下，逼她們口供。縣官左問右問，她們只是低頭不語，再問得急，竟是哭泣起來。

縣官想這樣絕色女子，一定要聘個才貌雙全的丈夫，便命四個男子，一齊傳來，且看他們品貌如何，再作道理。一時都傳至堂上，縣官低頭一看，大吃一驚，原來個個都是奇形怪狀，莫說俊俏的沒有，就是要選個四體俱全，五官不缺的，也不能夠。縣官心想：「二女之夫，少不得出在這四個人裏面，叫我如何選得出？不意紅顏薄命，一至於此！」嘆息一聲，就把小江所許的兩人跪在東首，邊氏所許的兩人跪在西首，然後把兩個女兒，喚來跪在中間，吩咐她們道：「你們父母所許的人，都喚來了，起先問你們，不肯直說，想是害羞。如今不要你們開口，只把頭兒略轉一轉，頭向東邊，就嫁你父親所許的；頭向西邊，便嫁你母親所許的。」

縣官說了這話，大家都目不轉睛，看她們頭向那邊轉。誰知這一個佳人，任憑縣官催促，只是低頭哭泣。縣官知道無法可想，這四個醜百怪，實在也難配佳人，想是她們心中不願，不肯表示。縣官於是把桌子一拍，對小江夫妻說道：「你夫妻兩人，全不正經，豈有兒



任憑縣官催促只是低頭哭泣

女終身，視為兒戲，就是要許配，也要商議商議，看女兒女婿是否配得上？現在你女兒低頭哭泣，毫無表示，就是心中不願。如今兩邊所許的，都不作準，待我替她們作主，定要嫁個品貌才學相配的如意郎君，也不辜負她們的傾城美貌。」

大家聽了，暗暗嘆服，分頭散去。那四個訂了親的男子，一心想娶得美貌佳麗，不料空手而歸，無不垂頭喪氣，懊恨嘆息。

那縣官一心想替她們選擇才貌健全的佳婿，於是出了一張告示，考試生童，叫生童的卷面上，註明已娶未娶字樣。特備兩匹瑞鹿，賞給已娶的最優兩名；卻把這兩位小姐，許配給未娶的最優兩名。這消息一傳出去，真是哄動遠近，把不得嘔心瀝血，取得冠軍亞軍，好娶得美人回去。

等到考期過後，發榜揭曉，那未娶的前兩名，一名袁士駿，一名郎志遠，到期給獎，已娶的取得瑞鹿，未娶的便好迎娶佳人。不料點名之下，只有袁士駿一人應卯。

縣官問：「郎志遠何以不來？」袁士駿代答道：「此人是生員的好友，他住在鄉間。」縣官說：「如此盛典，那有不到之理？我看他或有隱情。」又查覆試的筆跡，與初試不符，此中想是別有弊端。

袁士駿於是把詳情稟告縣官，他因為與郎志遠交誼素篤，又是貧不能娶，有心成全他，兩試文字，都是袁士駿代作，初試是郎自贍，覆試因為時間來不及，就由袁士駿代抄，希望取得一卷，好成就他的親事。

縣官聽說，大為驚奇，於是說道：「郎志遠請人捉刀，並非真正才子，不可唐突佳人，如今兩名特等，既是兄的大作，可見得的確不凡，功名富貴，不可冒領，婚姻大事，各有因緣，況且這個國色天香，非真才子，不能消受，兩位佳人，應該都歸兄所得。」一面便吩咐快擡出兩位新娘，與袁士駿成親。

袁士駿再三推辭，怎奈縣官執意不肯，堂上諸生也都認為天緣巧合，大家都勸袁士駿不必固執。

於是三人同立一處，對着大恩人，深深拜了四拜，然後騎馬上轎，一同迎了回去，同享新婚之樂。

一四 華離不該

清朝雍正帝崇信異教，在北京建築雍和宮，象養喇嘛，供奉歡喜佛，這遺跡直到現在還保存着，形態穢褻的歡喜佛，常常作爲好奇者獵奇的目的物。

乾隆皇帝雖然標榜以儒教治天下，可是飽暖思淫慾，文雅似乎和風流兩字，常常連在一起，所以在他執政的末年，也會在杭州天竺主持一個無遮大會，這會內的放誕風流，真是聞所未聞。

乾隆早就有在天竺開一大法場的意思，浙江大吏秉承這個意旨，便從事物色高僧，佈置道場。這時雲南籍是山，有一個高僧，皓首長眉，年紀已經一百多歲了，他的法名叫「無遮」，浙江大吏以重金聘他到天竺來，問他該開什麼會？

無遮道：「我主持的會名叫「華離不該」。」

「華離不該？什麼叫華離不該？還要請大法師明白指示！」一羣大吏聽着無遮和尚這樣說法，都摸不着頭腦。

「華離不該是梵語，就是事事無礙的意思。」無遮使把這法會的意思告訴了他們，無遮並且說他一定能夠使皇帝高興。於是他們馬上籌款佈置法場，等候御駕南巡，便可以開始作

法。

乾隆聽到這個消息，非常高興，馬上傳諭嘉獎，並且命令在天竺經營光明宮，封無遮僧爲國師大光明自在法王。當時就鳩工庀材，建築宮殿。

這時南潯有個富家子，自言是西藏大寶法王轉世，並且恭維無遮是文殊菩薩的化身，他的父母於是同他的兒子到天竺來，親受摩戒，這富家子便捨身寺中，一切家財，俱捐充建築宮殿之費。乾隆聞知，又大爲嘉許。因此善男信女，不遠千里地來到天竺，參加這無遮大會，以求普渡，而成正果。

在光明宮的牆壁上，都繪着男女裸逐之戲。某紳士見了這種情景，對無遮加以呵斥，認爲是邪道。便對無遮說道：『和尚怎麼可以如此？』無遮便說：『只有和尚才能如此。』因作偈道：『男歡女愛，成此世界，小子無知，大驚小怪！』紳士也奈何他不得。同時官府又奉上諭護法，更是肆行無忌。非但各地善男信女聞風來歸，就是富貴縉紳家的子女姬妾，也趨之若鶩，據說參加這法會，便可得無量幸福，仗天子聖明，佛光普照，功德圓滿，大千世界諸男女，俱能得善果。

關於法會的個中奧妙，實在不足爲外人道。問參加的人，也不肯直說，而外人因此更播騰蜚語，穢聲四起。

原來這無遮大會，參加的善男信女，妖姬蕩婦，不下數萬人，在旃檀室裏，男女信徒，

都赤身裸體，穢褻不禁，男女遺逐，姿意交接。每七日一會，到時男女雜沓，履舄交錯，說是無遮無礙，得大自在。引得處男怨女，借機入會，實行那桑間濮上的穢行。

後來會中的醜事，傳至外面，物議沸騰，大臣也向乾隆帝諫勸，說雍正先帝在禁中設齋和宮，不過是存異俗舊典，現在施於通都大邑，妖童淫女，難免有傷風敗俗之舉，亟宜停止。乾隆見衆議嘩然，也不顧一意孤行，於是遣無遮於蒙古，封閉光明宮。後來被家屬受害的士紳們加以摧毀，於是道光明宮殿淪爲瓦礫，無遮大會也告煙消雲散了。

一五 和闐玉馬

清朝有個宰相叫和珅，爲人奸詐無道，欺壓人民，當時朝臣恨之切骨，可是他很得皇帝的信任，而他的黨羽衆多，誰也奈何他不得。

和珅雖然是個大臣，可是他的服飾器具，都和皇帝所用無二，有許多用具比皇帝的還要奢侈。因爲他權力高，勢力大，內外官宦不能不把結他，所以有許多珍玩古董，還沒有進入皇宮，却已先到了宰相府了。在君主時代，臣民的衣服器具，不能和皇帝相同的，更不要說比皇帝還要奢侈，犯這法的，須判大罪，可是因爲和珅權勢太大，無人敢提出彈劾。

和珅的衣服用具，固然是如此奢侈，他的府第園林，當然更是富麗堂皇。他府裏有一個

大花園，花園裏有一處溫泉，以供入浴之用。有一天，和珅和他的愛妾在花園內溫泉沐浴，這妾是和珅自蘇州買得來的，生得肌膚白嫩，體態窈窕，映着碧綠的泉水和瑩潔的白石，更是嬌媚動人，香豔欲滴。

和珅浸在泉水裏，眯着眼睛看着他愛妾的出浴場面，嬌豔得真像一朵出水芙蓉一般。和珅對她的愛妾說：『你覺得這個池還好嗎？』

『真是太好了！像蘇州杭州也算得人間天堂了，可是在天堂裏却從來就沒有溫泉；在溫泉裏洗澡，真是最好也沒有了，真是……』

『真是什麼呢？真是又香豔，又肉感，是嗎？』和珅不等她說完，便接着說着：『這個溫泉，還不能算好的，皇帝那個浴馬池，才真算得獨一無二呢！』

『浴馬池？難道這溫泉是給馬洗澡的嗎？』

『你真是枉爲美人胎子，連這個還不知道！這馬是玉馬，是給王妃騎的，王妃在溫泉裏洗了澡，因爲怕熱，就裸體騎在這玉馬上，這玉馬真是涼澈骨髓，只要一忽兒功夫，身上的汗水就全乾了，通體清涼，真是件寶物呢！』和珅詳細細細地把玉馬的來歷和功用，告訴了她的愛妾。

原來這玉馬，產自和闐，和闐以產玉著名，這玉馬是以大玉塊雕琢而成，長鬣高蹄，方瞳隆鼻，其色皆天然而成，與真馬無異。這馬長約三尺餘，高約二尺，馬身潤滑清涼，光潔

細緻，騎在玉馬上，便覺遍體生涼，心脾俱快。

這玉馬獻進宮後，皇帝便賜給寶妃，寶妃拜受之餘，喜不自勝，特別築了一個玉馬亭，安置這隻玉馬，玉馬亭下有溫泉，這溫泉便是浴馬池，寶妃便常常在池中沐浴，沐浴以後，便坐在玉馬上取涼，玉馬外罩碧紗，金絲爲骨，皇帝常常倚在玉馬亭的雕玉欄杆上，看着碧紗掩映的裸體美人，往往會爲之神往。

和珅的愛妾聽了這段玉馬故事，也不禁爲之目瞪口呆，心想天下真會有這樣的寶物，能得有機會也坐上一坐，也算不虛度此生了。

這時愛妾已經沐浴完畢，婢女已把白玉墩搬來給愛妾坐着取涼。這白玉墩也是非常名貴的寶物，可是當她聽到玉馬的故事後，便覺得這白玉墩就沒有什麼稀罕了。於是她對和珅說：『可惜我沒有這樣福份，不要說是坐一坐玉馬，連看一看，恐怕也不可能了！』

『你真想坐坐玉馬嗎？』和珅對着愛妾說。一面召小奴來，輕聲地告訴了他幾句話，一面便吩咐婢女擺上酒肴來，預備與愛妾相對暢飲。酒還未曾斟好，那個小奴已經回來了，和另一僕人扛了一物，打開包袱一看，原來這包袱內並非他物，就是宮內的寶物——和闐玉馬。愛妾驚奇得不得了，這宮內寶物，怎麼能取出來呢？可是見了這玉馬確實可愛，不禁又愛不忍釋。和珅也不向她詳細說明，就叫她騎在上面，覺得光滑細潤，涼澈心肺，頓覺兩腋生風，暑熱全消。於是她坐在馬上，和和珅對酌起來。

原來這玉馬賜給寶妃後，她十分喜愛，每日不離。後來寶妃患病逝世，皇帝睹物思人，倍增傷感，內侍們就把玉馬移入寶庫內，不讓他再看見，以免觸景生情。

和珅因為得志專權，大內的寶物他都熟悉，這玉馬當然也逃不過他的眼睛，久就看在眼里，心想什麼時候取出來和愛妾一同乘騎一下。這天，因為愛妾入浴，說到洗馬池，又因坐白玉墩，想起那玉馬，於是這小奴自寶庫中盜出。後來和珅因為在宮中監去寶物甚多，結果便被抄家問罪，這玉馬也是起禍原因之一。

一六 倩女離魂

清河人張鑑，因為在衛州做官，所以便居家在那邊。他性情淡樸簡素，年老無子，僅生兩個女兒，長女已經亡故，次女叫倩娘，生得端莊妍麗，姿色無雙。張鑑對於這掌上明珠，非常寵愛。

張鑑有個外甥名王宙，幼年便非常穎悟，而且容貌俊秀，張鑑對他也非常器重。王宙住在張鑑家中，表兄妹常在一起，兩小無猜，感情非常融洽。張鑑心中也認為未來的東牀佳婿，預備將來便把倩娘做他的妻子。

王宙和倩娘兩人長成之後，更是互相愛慕，從中表之親發展為男女之戀，王宙常常獨坐

沉思，覺得與倩娘能於幻想中把晤。同時倩娘也深知王宙愛慕之忱，立志終身相隨，非他不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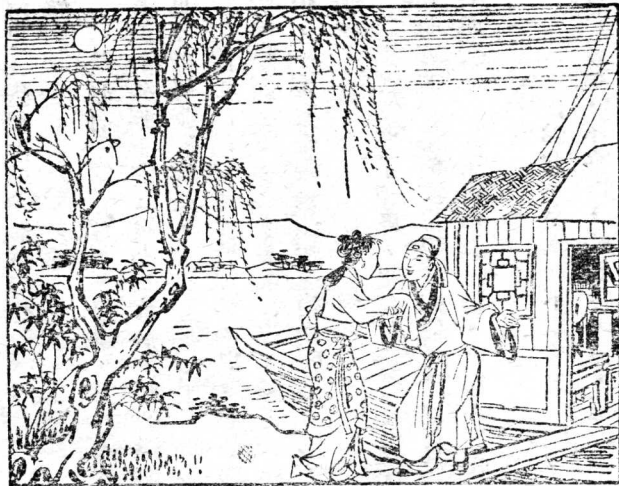
後來有一個大官，是張鑑的上司，聽說倩娘美麗賢慧，便倩媒來求親，張鑑原想把倩娘許配於外甥王宙，可是又格於上司的權勢，不便拒絕，只得答應親事，好在王宙並未下聘，也不能怪張鑑悔婚。

倩娘聞知父親把她別許的事，心裏異常悲痛，然而迫於父命，也不能反抗。王宙也聞得倩娘議婚之事，心中更是憤恨，然而大錯已經鑄成，不能挽回，也無可奈何。心想長住下去，一定更是觸景生情，便向張鑑告辭，張鑑雖然挽留他，而他的去志已決，也只好由他離去。

王宙儼好了船隻，便去向張鑑夫婦告別，更向倩娘面辭，兩人雖然愁腸寸斷，可是因為父母在旁，不能露出過分悲傷，只好含淚而別。王宙登舟，便催舟出發，一路山光水色，十分美麗，但是王宙別具愁腸，也無心欣賞，直至日暮，便停舟岸旁，這時已離衡州十餘里了。

王宙因為愁感交集，不能成眠，便一人獨坐船頭，對月長嘆。忽然聽得岸上有人走來，步行甚速，不多時，便到了船旁。王宙非常驚奇，何以在夜半荒郊，還有人行走？何況還靠

在船旁向他探視，王宙便站起來問他是誰？



來上船到她護手着拉地緊緊

「是我！」這是一個女子的聲音，而且非常熟悉。王宙仔細一看，船旁的人不是別的，便是他一刻不忘的情娘。王宙見了，驚喜欲狂，只見她跑得香汗涇涇，喘氣不已，因為長途奔跑，鬢髮鞋襪都顯着非常凌亂，王宙也不暇問她何以會夤夜來此，緊緊地拉着手，讓她到船上來，問道：「情妹！你怎麼會來的？」

倩娘見了王宙，也不禁喜極泣下，眼淚沿着粉腮流了下來，說道：「承君厚愛，日夜相感，如今父親要奪我志，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肯順從的！我本想殺身以報君恩，又想你深情不移，所以又不願意不明不白地死去，於是才亡命出走，跟隨你的行蹤，到這裏來。」

「那末，你是不是願意以後一直跟着我呢？情妹！」

『那自然，我既然以身相許，此志不渝，但願以後毋再相忘，便是我的幸福了。』倩娘說着，不覺倒在王宙的懷裏哭泣起來。

王宙本來見倩娘追蹤而來，事出意外，十分高興，又見倩娘有委身相隨的意思，更是欣喜不已。於是把倩娘藏匿在船上，怕舅父派人追趕前來，索還倩娘，就吩咐掉舟向西開行，連夜遁去，晝夜不歇。舟行兩月餘，抵達四川，於是兩人營屋同居，成爲夫妻，和睦愛好，始終不渝。

王宙和倩娘同居四川後，一直沒有和張鎰通消息，這樣一居五年，並且生了兩個孩子，長得非常活潑有趣。

倩娘在家，常常思念父母，每對王宙說：『我那時候不願意辜負你的深情，竟不顧羞恥，棄家遠行，甘願私奔，父母一定非常氣憤。到現在已經五年了，我雖然不義，而父母養育之恩，至今未報，並且相別多年，音訊不通，存亡不知，我實在捫心有愧！』說着，不禁流淚不已。

王宙見倩娘思歸心切，便好言慰撫，並答應她即日買舟東歸。

夫妻兩人同着孩子登舟兼程而行，因爲順流東下，不到兩月，便到了衡州。

王宙怕張鎰夫婦以愛女私奔，餘怒未息，便叫倩娘先留在船上，自己先到張鎰處，負荆請罪。

張鑑夫婦都還健在，聽了王宙一片請罪的話，莫名其妙，仔細盤詰。王宙便把自己和倩娘如何愛好，倩娘如何私奔，如何入蜀生子的話，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。

張鑑聽了，非常驚奇，說道：「小女倩娘，從未出過閨門一步，自從你走後，便得了奇怪的病症，終日沉睡不起，不飲不食，百醫無效，於今已經有五年了。何以你說倩娘和你同走呢？」

王宙便說倩娘確是同他入川，現任還好好的在舟中等候，來拜見父母呢！張鑑夫婦聽說有這奇事，驚駭異常，急急派人到舟中驗看，果然見倩娘安坐舟中，顏色悅暢，絕無病容。看見家人，還急忙探問：「父母都安好否？」

家人回去，忙把眼見的奇事稟告張鑑，張鑑更是驚喜交集，吩咐快去迎接小姐歸來。這時後室中臥病的少女，聞說接小姐回府，一反常態，突然面露喜色，竟然起床整裝更衣，家人問她的話，她也笑而不答，等到外面把船上的倩娘迎接到府，那室內的少女也走出相迎。兩人一見，一言不發，大家見她兩人，面貌姿態，完全一樣，正在驚奇不已，那知兩人愈走愈近，突然兩人的身體合而為一，而所穿的衣服卻是重複的。

據說倩娘愛慕王宙，不忍分離，竟至靈魂出竅，午夜私奔的，便是倩娘的靈魂；家中的倩娘，因為失去靈魂，便失去生意，只能臥病不起了。等到驅壳與靈魂相遇，便合而為一，事實確屬怪誕，不近人情，大概也是「至情所至，金石為開」的意思罷了。

一七 醜女俊郎

清朝時候，廣東新會地方有一位青年才子梁如玉，生來面如敷粉，丰神俊朗，加以滿腹詩文，一手書畫，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所以閩邑人士，都一致推崇他，說他是新會地方了不起的人物，就是知府大人，對他也是十分器重。

如玉生在一个極富庶的家庭裏——家有父母在堂，但無兄弟。這樣一個獨養的寵兒，父母對他，真是百依百順。因為起居舒適，衣食豐足，所以他能夠對學業方面一意進修，幾年下來，對於詩書文章，已是大有成就，如玉本已高中舉人，眼見進士在望，父母對他，真是說不出的歡喜。

不過如玉生來有一樣古怪的脾氣，也是使父母引為隱憂的，就是他天生不喜歡年輕漂亮的女子。新會本是通都大邑，獨多那些修容飾貌，粉白黛綠的美貌女子，以梁家的門第，和如玉的才名，先後前來說親的真不知有多少，無奈父母雖有允意，卻給如玉一口回絕，他說：「對於那種妖嬈做作的女子，我實在看不慣，我情願獨身到老，決不願和異性作夫妻！」父母對於他那種特別的見解，一時無法矯正，祇得對媒人婉言謝絕。這樣經過幾次，遠近都曉得如玉的怪脾氣，媒人也從此絕跡，祇急得父母如熱鍋上的螞蟻，眼見兒子年

紀不小，這一種恐懼沒有擔孫子轉希望了。

這一年，正是京中舉行大試的一年，如玉原預備擇日進京，入闈應試，不料舉國意外，忽然他生下一場極厲害的傷寒症。當病勢初起時，混身發着高熱，急得父母四面延請有名的醫生，爲他診治，無奈一般庸醫藥石亂投，如玉祇是迷糊着眼睛，熱得人事不知，眼見病象危險，羣醫都束手束手，叫梁家另請高明。梁父急得沒法，祇得再託人去請訪高明醫生，爲他兒子求得一線生機。

終算天無絕人之路，如玉危在旦夕的病況，經過梁家請來一位東鄉的余老醫士來診治，漸漸化險爲夷了。事實的經過也相當湊巧，這位余醫士本是鄉間的一位世醫，在城裏卻沒有什麼名氣，不過數代祖傳，醫道極精，恰巧梁家的佃戶到城裏來繳租米，聽說小東家的病況，就竭力介紹給梁家，經過請來診察，果然一劑見效。數日之後，大有起色，如玉危在頃刻的生命，到此終算保住。

不過，經過病而磨折，如玉在病後的身體，已極度衰弱，同時熱度雖已退清，但是咳嗽卻接着而生，梁父急得無法，祇得請余老醫士每日趕到城裏來診治。但是鄉間來城，交通困難，加以余醫士年已老邁，行動遲緩，終覺得十分不便。最後經過梁父和余醫士商量了一個變通辦法，一方面免去余醫士的跋涉，一方面避去城市裏的煩囂，就把如玉送到鄉間余老醫士的家裏靜養，同時請他隨時診治，好在余家祇有一父一女，人口簡單，飲食方面，原是

十分有照應。

余老醫士的家在東鄉余家莊上，竹籬瓦舍，富有農村風味。余老醫士妻室早亡，祇生一女，名叫菊珍，芳齡十八，雖然是妙齡年華，卻並沒有許配人家——原來早年患過天花，滿臉生着麻點，雖然她寢處窮鄉，對於春花秋月，不無感觸，但是想到自身的不幸，就祇得自怨自艾而已。

自從如玉搬到余家之後，經過余老醫士隨時替他診療，果然身體大見康復，病後極度虛弱的體質，經過藥石的彌補，和鄉間山光水色的天然療養，日見進步。加以菊珍對他，服侍湯水飲食，爲他洗滌衣服，真是體貼入微，周到萬分。如玉本來是討厭那些妖嬈莊扮的女子的，不知怎的，對於菊珍那滿臉的麻斑，卻並不覺得怎樣的討厭。一日復一日，如玉的身體日見痊愈，同時他對菊珍的感情，亦日見增進。在菊珍方面，原以爲自身是那麼醜陋，絕對不會再引起如玉那樣俊秀的男子的注意，所以一切沒有絲毫拘束，祇是仔仔細細服侍病人的湯藥。照料病人的飲食，原沒有一絲別意。想不到正因爲這樣天真無邪，樸實無華，而引起如玉對她的尊敬和愛慕，祇覺得普通那些塗脂抹粉的女子，好比帶着一副假面具，祇是令人討厭，而遠不及菊珍這樣不施脂粉，天然本色。由是愛惜日漸滋長，等到如玉病體全好，他對菊珍的愛情亦宣告成熟。經過梁父的從旁觀察，曉得如玉對於菊珍已大有意思，雖然梁翁菊珍的容貌太醜陋，但以兒子數年來的怪癖，至此已見解除，大好機會不容錯過，就決意

挽媒求婚，余老醫士以能得如此佳婿，當然滿口應允。

如玉和菊珍的婚事宣告圓滿成功，如玉的面貌原是如此俊秀，菊珍的容顏固然如此醜陋，但是他們兩人的愛情卻純潔萬分，堅固萬分。後來如玉歷任高官，菊珍亦克盡婦道，一時留事，爲人稱道不置。

一八 紅迷趣劇

光緒年間，餘杭曾發生過一件轟動一時的「寶黛奇緣」趣劇。男女雙方，都是閱讀「紅樓夢」入了迷的人，各以賈寶玉林黛玉自許，瘋瘋顛顛，直鬧得雙方家長心神不安，到後來終於給好事者做了一個湊趣的媒人，替一對癡男怨女，成就了這一段「寶黛奇緣」。曾經有人詠詩一首，記載其事道：「非釵非黛濫竽羞，忽惹當年公子愁，贏得蘭窗吟院本，半生好夢入紅樓。」

餘杭貴公子李襄，十四歲時，即歡喜閱讀紅樓夢小說，後來自己的心神，竟一味鑽在書本裏的大觀園瀟湘館中，漸漸以爲本人就是賈寶玉的後身，每每對鏡自照，裝模作樣，十分發噱。以後，自己又改字怡紅，以表示酷肖賈寶玉的意思。到後來癡性發作，竟將家中小園，大肆修建，將某處院落，改稱爲怡紅院，某處館閣，改名爲瀟湘館，父母雖想阻止，怎

奈李襄任性不堪，由於家財百萬，祇此一子，疼愛異常，祇得由他胡鬧。

幾年後，李襄的癡病竟更爲厲害，他平日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語，無不摹仿紅樓夢中的賈寶玉，雖然飯食照舊，但神經已漸漸失常；每天口中喃喃不絕，一忽兒口呼林妹妹，一忽兒自稱寶哥哥，往往徘徊瀟湘館附近，痛哭流涕，至晚不絕。長久之後，飲食亦漸漸減退，身體也日見瘦弱，父母見愛兒這等光景，心中的焦急真是達於極點。但是這種癡病，那裏是延醫服藥可以治療得好，就祇得聽憑他日漸瘦弱，束手無策。

李襄自幼曾聘定同邑許姓之女菊芳爲妻，自從他癡病加劇以後，父母就想到爲他早日完姻，以冲喜的辦法來挽救。經過媒妁的從中奔走，坤宅亦表示首肯，吉日來臨，李襄父母待諸事均已齊備，就叫人扶着李襄出來交拜。這時他還是迷迷糊糊，嘴裏祇是林妹妹林妹妹的亂叫。等到送入洞房，他竟又癡性大發，大叫：『你們爲什麼拿寶姊姊來欺瞞我，我是要和林妹妹在一塊兒的呀！』說罷，竟不肯宿在新房，一口氣衝出去，仍舊獨居後園所謂怡紅院內，並且時常叫人去請林妹妹來，說：『有一句話要對林妹妹親自講，講完之後，我亦要死了！』嚇得李襄的父母和新娘菊芳小姐，祇是手足無措，不知怎樣是好。

李家公子發「賈寶玉癡」的新聞，不久就轟動了城廂內外，許多人都雲集李家附近，打聽李襄在家裏面的形形色色，傳爲千古奇談。

同時，竟又傳出了一樁同樣的奇事，原來富商姚容的女兒，也在家裏發作「林黛玉癡」，

原來姚容是餘杭地方的一個巨商，祇生一位千金，名叫紀琴，自幼也喜歡閱讀「紅樓夢」小說，日久之後，紀琴也一味摹仿書中林黛玉的樣兒，在家裏面多愁善感，纏綿病榻。自己題取所居的房屋爲「瀟湘館」，並且還時常在後園，做着一「黛玉葬花」的玩意兒，祇是舉止還算文雅，兼以處身深閨，所以外人無從得知。紀琴每天自早到晚，「寶哥哥」總是要叫上二三十遍的，父母對於這位千金，也是弄得毫無辦法。

自從李裏患着「賈寶玉癡」的新聞傳出之後，就觸動了姚容夫婦的心事。同時姚家的親戚裏有一位林有守的，原是李家的至好，就急忙往來李姚兩家之間，爲賈寶玉林黛玉做媒。雙方父母，本來因爲自己兒女實在鬧得太不像話，祇得勉爲應允。後來姚紀琴就嫁給李裏做側室，果然夫婦兩方，和好異常，閨房之中，互以寶哥哥林妹妹相稱，宛如書中一般。不過難爲了大婦許蘭芳，祇能做她一世的薛寶釵了。

一九 移花接木

清朝時候，山東濟南有商人感安期，生性饒謹，專愛尋花問柳。娶妻林氏，既美且賢，屢次規勸其夫，感均置之不聽。時值洪楊變事，有一股亂兵入境，林氏不幸被兵俘去，欲逼圖非禮，林氏抵死不從，並乘隙抽出亂兵佩刀，自刎頸項，血流滿面，一時昏絕，亂兵以爲

林氏已死，就把她拋棄在荒野裏。

明天，亂兵退去，安期四處尋覓林氏，經過鄰人告知，始悉林氏屍首被拋棄在荒野間，按址趕去尋找。恰巧林氏已在漸漸醒來，就背負而歸，急忙延醫治療，得慶更生，但林氏自此之後，頸項處留有巨創，面部向左側轉，形狀怪異，但安期絕不以爲醜，反對林氏的節烈，覺得無限的敬愛，溫存體貼，愛戀更甚於平時，狎妓尋歡的行爲，亦由此終止。

林氏因爲自己形狀如此醜怪，十分覺得對丈夫不起，幾年來，自己又毫無生育，就對丈夫提議說，預備替他收一個婢女做侍妾，但是安期絕對以爲不可，情願絕嗣以終，不願移愛別人。林氏也沒有辦法。

這樣又經過了好幾年，林氏仍舊沒有生育，同時安期堅決的意志，也毫不變動，她不禁着急起來，於是在某一天，假意說身體有點不舒服，叫安期一個人獨自安宿，後來私自差一婢女叫海棠的睡到安期房裏去打地鋪，滿以爲安期會見色動心，有所作爲，但是隔了一夜，詢問海棠時，却睡得安期一夜安眠，絕無越軌行動。林氏不信，當天晚上，就自己假扮了海棠的模樣，乘黑走到房裏去，照樣睡着，片刻以後，祇聞得安期漸漸鼾聲大作，她就偷偷地摸索到安期床上，安期被弄醒覺，連忙問道：「誰？」

「我是海棠呀！」林氏逼緊着喉嚨在安期的耳邊輕輕地說着。

「快走出去！你這樣算什麼意思？否則我要呼賊了！」安期盛氣地回答着。林氏見他絲

毫不爲所動，祇得下床退出。自此之後，安期即獨自眠宿，林氏雖一再叫海棠假扮着自己閃進去作不速之客，但是安期因爲自己妻子從來沒有移樽就教過，祇是不信，並摸到海棠頸項裏，並沒有林氏般的創痕，曉得是林氏差遣海棠玩的花樣，一味不允，海棠祇得羞慚退出。

林氏看到一切計劃完全不能成功，就在某一天對安期說道：『凡是種田的人家，收穫的豐盛或荒歉，固然不可預知，但是播種和耕耘的工作，却不能停止，我們夫婦也應該這樣啊！晚間，正是我們耕耘的時候，你說好嗎？』安期會意，含笑答允。就在晚上，跑到林氏的房裏面，裏面的燈燭却老早熄掉了，待摸上床時，還笑着說：『種田人來了，深深慚愧你對我的情義，而有負這一畝良田！』床上人祇是不語。事後，安期呼呼熟睡，而林氏就在門外閃了進來，換替了床上人——原來床上睡着的本是婢女海棠啊！

自此之後，每值海棠落紅之後，林氏和海棠兩人如法而施，而安期却始終蒙在鼓裏，毫不知她們在玩着移花接木的把戲。不久，海棠果然有孕了，林氏先叫海棠每天不必操作，祇是安坐休息，在一個湊巧的機會中，就笑着對安期說：『以前我叫海棠假扮着我自己躲到你床上來時，假使不被你拆穿西洋鏡而有了身孕，那你預備怎樣辦呢？』

『那麼留下孩子，把海棠嫁出去就是了。』

林氏聽到這句話，也不再聲響。某一天，假意把海棠趕了出去，而一方面把她安置在鄉下的佃戶家裏。幾個月後，海棠安然產下一個男孩子，林氏又出資雇用乳娘照料，一面叫海



這不是你三個孩子的嗎

棠繼續進城，偷偷地做移花接木的下種工作。四五年後，海棠又續生了一子一女，這時長子已經七歲，名叫長生，正安頓在林氏母家塾內讀書，林氏每隔半月，必定推託歸寧，回到母家探望孩子一次。海棠的年紀也大了，一心照料着三個沒有爸爸的孩子。

這一年，正是安期五十歲，某一天，照着習慣邀請親友到家裏來開宴稱慶，酒樂齊陳，十分熱鬧。在安期已吃得微醉的當兒，忽然觸動了自己的心事，嘆息着對林氏說道：「歲月易逝，忽然我已過了半世了，幸而我們兩人身體還稱強健，家中境况不致凍餓，也可以聊自安慰，不過美中不足的，就是缺少一個孩子，這終是一個缺點！」

林氏就回答說道：「誰叫你脾氣生得這樣古怪的啊！當時也是你不肯依從我的話，這又

有什麼怨恨？然而你假使決心要孩子，也不是難事，不要說一個，就是三個也辦得到！」

安期當然不信，就說道：「既然你說不是難事，那麼我就叫你變出三個孩子來。」

「那麼你等着好了！」林氏說畢，急忙差人趕到母家去，叫海棠領着三個孩子馬上回來；一方面叫衆親友繼續歡飲。不久，海棠等都來了，三個孩子，面貌正和安期生得一模一樣，林氏就叫三個孩子對安期下拜，稱呼「爸爸」，並笑着說：「這不是你的三個孩子嗎？」糊塗的安期，祇奇怪得目瞪口呆，林氏就對他及衆親友詳細說出了前後的經過，並稱頌着海棠的功勞。衆親友無不讚美，安期還說道：「那麼你爲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呢？」

「因爲你說過，假使海棠誤有身孕之後，要把她嫁掉啊！爲着海棠的安全，我祇得這樣做了。」林氏說畢，安期就對着林氏和海棠再三施禮。真的，林氏的苦心和海棠的委屈，實在太使他敬重和愛戀了。

二〇 歡喜冤家

有一個世家子弟，名叫孫春，憑媒說合，迎娶同邑巨室辛氏的女兒爲妻，在新娘入門的當夜，孫春正預備同她共圓好夢，不料辛氏竟然蛾眉倒豎，嚴詞拒絕。孫春無奈，祇得另榻安睡，心中祇以爲新娘天生怕羞，日久之後，定然會回心轉意，不妨耐心等待。

辛氏自從入門以來，平時穿着衣服，十分堅密，裏面內衣，竟用針線縫牢，不露寸膚，每晚獨自安睡，枕邊時常擺着錐簪利器，孫春雖然曾經幾度偷襲，但均被她持錐刺退。月餘之後，毫無進展，心中憂悶非常，在白晝與辛氏相遇，也從來不給他些微顏色，因此更是快不快。

孫春有同窗好友多人，曉得了辛氏有這般的怪癖，就私自問孫春道：『尊夫人既然如此冷待你，不知她可會飲酒嗎？』

『她能夠少許飲一點。』孫春氣悶地回答。

『那末我們想着一個絕妙的法子，祇須把一些迷藥放在酒裏，再把酒置在房中，她必然要私下飲酒，那末你等候藥性發作之後，就可以暢所欲言了。』

孫春聽到這個法子果然不差，就含笑答允，諸同學當時送給他一包迷藥，他果然如法泡製，把藥酒偷偷地放在檯上。這樣經過了兩夜，辛氏每次祇是看看酒壺，始終不飲。至第三夜，孫春假裝已經熟睡，鼾聲大作，不久，漸漸聽聞辛氏慢慢地下床，竟然把酒壺放在爐子上燉了起來，又找着一隻酒杯，滿滿地飲了一大盅。這時孫春心中真是無限的喜歡，片刻以後，辛氏又回床睡下，孫春偷眼看燭光融融，就故意大聲說道：『喂！爲什麼不把蠟燭熄了睡覺呀？』辛氏祇是不答，心知藥性已經發作，就起身跑到床前，祇見辛氏爛醉如泥，他就不再客氣，偷偷地潛身鑽入被窩，一層一層把辛氏身上的縛結完全解去，暢欲所爲，等到辛

氏漸漸醒來，孫春已經是達到目的。事後，辛氏即痛哭終日，不眠不食，候無人時，竟然解下衣帶，意圖自縊；幸被孫春趕到救下，但辛氏仍流淚不止，日復一日，對於孫春的感情也愈爲淡薄。

自此之後，孫春對於辛氏這種不近人情行的行爲，祇是覺得深深地厭恨，每天在家裏，看見辛氏的影子，就不禁十分惹氣，往往避道而行，終日不交一語。這樣經過四五年，兩人宛如仇家一樣，辛氏在家裏正和別人在談笑，但看見孫春到來，就會立刻凜若冰霜，一言不發。孫春也經常怕見他的妻子，時時寄居在城外僧舍中，否則就和學友們結伴郊游，一年中難得回家。夫婦雙雙，好像一對不共戴天的冤家。

孫春的父母，眼見兒子媳婦這樣含恨切齒的模樣，不禁憂心如搗，但又無法可施，事有機巧，這天孫家來了一位遠道的客人，就是鄉間尼庵的當家師太，孫春的母親在閒話之間，無意中吐露了家裏面有這麼一件怪事。師太聽了，卻說包有辦法，可以挽回，當時問明了最初是媳婦起端，就約定三天之後再到孫府來施藥。果然，三天之後，師太帶來了一包藥末，叫孫母乘媳婦不在房裏的時候，偷偷地縫在她的枕頭裏，可以立見功效。當天，恰巧孫春也從外面回到家裏，孫母在照辦之後，再逼令他兒子回到房裏睡覺，滿以爲此法實施之後，可以大見效驗。夜裏，好事的傭僕們候他們兩人都已睡靜，就躲到窗外面去偷聽，最初聽房裏一點沒有聲音，慢慢地聽到辛氏在輕輕地呼喚着孫春的小名，片刻之後，又故意和孫春說

話。但是孫春，仍是惡聲相向，不加理睬，辛氏就慢慢沒有聲音了。明天，師太又到孫家來，由孫母告訴她昨晚的情形，師太笑道：『這是因為男女雙方都不覺地厭恨對方，昨天的藥末，祇是收得女方的效果，要功德圓滿，自非再在男方施用藥末不可。』說畢，就在袋裏又摸出一包藥末，吩咐孫母再把它縫在孫春的枕頭裏面。

這一天的晚上，孫春父母都躲在兒子窗外偷聽，初更敲過，祇聞兩張床上都有着輾轉翻側的聲音，一時又互相咳嗽，好似不能睡熟一樣，又聽到一人爬上另外一人的床上，唧唧細語，又漸漸嬉笑起來，吃吃不絕。

自此之後，孫春夫婦果然琴瑟和好，終其身，兩人間從來沒有口角之事，生男育女，成就了美滿的家庭。孫春的同學，曾經私自問過孫春，這前後的演變，究竟是什麼緣故？孫春卻笑着說：『我也是莫名其妙啊！當時是看見她的影子，就覺得憤怒，後來是聽到她的聲音，就覺得歡喜，真不懂是什麼道理！』

二二 豔女當墟

司馬相如，是四川成都人，字長卿，年幼的時候，愛好讀書，然而年長後並不得意。起初從梁孝王做事，梁孝王下面獨多游說之士，相如一居多年，也沒有一展所長。梁孝王死了

以後，門下諸士都東西星散，相如更窮得不堪，因為他認識臨邛縣令王吉，便到王吉那裏去住了一些時候，也是鬱鬱不得志。

臨邛縣頗多富戶，單就卓王孫家中，僮僕就有八百人。卓王孫好客，日常設宴款待貴賓，奢侈豪華，爲一縣之冠。相如在宦海中雖不甚得意，而才氣充溢，尤工詞賦，所作的子虛賦，無人不知。卓王孫知道相如到了王吉門下，於是特地備宴款待，這日到的賓客，計有一百多人，再三東邀相如光臨，相如不肯來，王吉便親自駕車往迎，相如不得已，才一同到卓王孫家中。坐了一刻，盛筵開張，賓主暢飲，酒酣耳熱之時，王吉知道相如善於操琴，想請他賣弄一下，也好顯顯自己門客的妙技。於是對相如說：『素仰先生精於琴技，今日賓客盈門，願請一調冰絃，共聆雅奏。』

相如雖然一再謙遜，但是拗不過衆賓客的固請，便當筵奏了一曲，果然古雅超絕，宛如高山流水，深谷行雲，大家贊嘆不已。

卓王孫的女兒文君，十七歲便作了寡婦，生得眉如遠山，臉若芙蓉，肌膚柔滑如脂，體態嬌柔如柳。她也精於琴藝，久慕司馬相如的大名，及至那天相如在她家奏琴，也在屏後佇立窺聽，果然他的琴藝高超，不同凡響。又見相如的相貌俊美，舉止瀟灑，不覺大爲傾倒，一顆芳心，竟愛慕着他了。

從那天以後，文君不覺神魂顛倒，日夜想着司馬相如，於是暗使婢女，送一封信給相

如，信中備述欽慕之忱。相如得信以後，心想難得這樣一個紅粉知音，於是在卓王孫的花園外，租賃了一間樓房，他知道那裏接近文君的臥室，便每夜對月操琴，所操的都是些「鳳求凰」之類含有私情的曲子。果然不久以後，文君也在牆內，低低以琴曲相和。相如認爲時機成熟，便買通文君的婢女，遞傳音訊，約她私奔。

到了相約的日子，文君竟晝夜來投相如，於是兩人偷偷地回到成都，無奈家徒四壁，窮得連飯也沒有吃。相如便脫下所穿的皮衣去換酒，換了酒來與文君開懷暢飲。文君見了這情形，便哭泣着對相如說：「我雖然平生富足，從小嬌養慣，可是並不以貧爲苦，你既然要以皮衣去換酒，爲什麼不去開一月酒店，自己既可喝酒，又可賺錢解決生活。」

「但是，那來這許多資本呢？」相如是個文人，不善經商，聽說文君要他開酒店，却一時手足無措，一籌莫展，不覺愁眉苦臉起來。

「我想這一點資本，總可以想法的，我還有一些釵釧之類的飾物，拿去典賣，也可以值好些錢。」說着，便從身邊把這些金飾取出來，叫相如去兌換。

相如聽從文君的話，便把金飾換了現款，買一酒舍，正式開了一家酒店，文君當墟取酒，招呼顧客，相如自己穿了傭保的衣服，和那些酒保們混在一起，幫着做洗碗抹桌的工作。那些酒徒見有這樣美麗的當墟女，自然是趨之若鶩，因此生意非常發達。

卓王孫自女兒私奔之後，心中大爲憤怒，他認爲這樣的女兒，是污辱他的門楣，他雖是



個巨富，可是他聲明不分一個錢給文君。後來聽說他們在成都開了酒店，文君親自當壚，更是火上加油，認為莫大的恥辱。他的許多門客都對他勸解，說：『司馬相如雖然是貧窮，但是人品優秀，才學超羣，現在不得志，將來一定可以飛黃騰達的。』卓王孫起初仍是執意不從，後來禁不住門客一再解釋，却也心軟起來，便分給文君僮僕一百人，錢一百萬，以及嫁時衣服被褥等物，遣人送到成都。於是相如將酒店收歇，買宅買田，儼如富戶。

後來相如官至中郎將，出使西夷，中途經過四川，臨邛巨戶都以牛酒相迎，以資聯絡。卓王孫是巨富之首，也在歡迎的行列之中，見了相如之後，深慶女兒慧眼識英雄，得了這樣如意郎君，自己還後悔嫁粧送得太晚了呢！

二二一 風箏題詩

清明時節，風和日暖，民間習俗，有放風箏的遊戲，騷人墨客，更喜歡在風箏上題些詩詞，以顯示自己的才學。

有個韓琦仲和戚佑先兩人，是同窗好友，琦仲不但生得面如冠玉，而且才學豐富。佑先却不然，面貌既生得醜陋，並且學識毫無。兩人在清明節日，也循俗例，一同到郊外去放風箏，琦仲在風箏上題了一首詩，便隨風放去，一時高飛雲際，不料一不小心，斷了絲線，於是風箏隨風飄蕩，墮落人家，兩人非常着急，便分頭去追蹤尋覓。

這風箏隨風起落，結果却落在一家姓詹的花園裏，那姓詹的是一位將軍，出征在外，家中兩位夫人，大夫人梅氏，生了一個女兒，容貌醜陋異常；二夫人柳氏，也生一個女兒，却生得美如天仙。兩人年齡相若，而且都已長成了。那詹大小姐每日只知遊玩嬉戲，不理女紅；而詹二小姐則端莊靜淑，每日讀書刺繡，孜孜不倦。當這風箏落在她家花園裏時，剛剛她姊妹倆也在散步玩耍，看見這風箏落地，便檢了起來，看見上面有一首詩，詩意極佳，二小姐一時技癢，便依韻和了一首，大小小姐便慇懃她妹妹再寫在這風箏上。大家玩了多時，才各自散去。

那時琦仲追蹤尋找風箏，見落在詹家的花園內，便敲門進去索取，被大小姐在門縫中窺見琦仲品貌俊秀，十分愛慕，便叫乳娘把風箏送還，假說這風箏上的詩是她做的。琦仲見了以後，覺得詩固然做得好，就是字跡也非常娟秀，心裏就十分歡喜。大小姐更囑咐乳娘對琦仲說：『郎君倘若有意，請於今夜在此相候，以謀歡晤。』

琦仲心想這種奇遇，豈能錯過，於是滿口答應，取了風箏而去。到了晚上，便在水園門外等候，果然隔不多久，那個乳娘便出來領他進去，一路曲曲折折，穿門入戶，到了大小姐的臥室。

這時室內燈光熄滅，互不相見，琦仲以為小姐怕羞，故而在黑暗中與他相晤。到了和大小姐互通姓名，並提起風箏上的詩，不料言語不符，似乎這小姐並不通詩文，琦仲心中正在狐疑，那大小姐竟對他拉拉扯扯，求歡起來，駭得琦仲大驚失色。這時恰巧乳娘取燈進來，才看清楚大小姐的真面目，原來並非絕色女子，却是個醜陋怪女，可是那詹大小姐見着琦仲的俊俏面貌，更是愛不忍釋，緊攬着不肯放手，急得琦仲拚命掙扎，才算奪門而出，亡命逃歸。以後他便出門投考去了。

戚佑先平時不好好讀書，却專喜尋花問柳，他的父親也是縉紳，心想這個兒子不務正業，終非了局，便急急想替他成親。佑先聽得詹家二小姐生得貌若天仙，一定要父親挽媒去說合，父親只得依了他的主意，央媒作伐。不料這媒人到詹府，正遇着梅夫人，梅夫人心想

自己的女兒生得難看，將來擇婿一定困難，現在戚家既來求婚，那有先嫁妹妹的道理，不妨就胡亂地答應下來，預備將自己的女兒嫁過去，等到迎娶過門，木已成舟，也只好將錯就錯了。於是便對媒人答應婚事。佑先即擇吉前來迎娶，梅夫人便把大小姐打扮新娘，讓花轎抬了過去。

及至洞房花燭夜，佑先進入新房，揭起紅巾，要緊看看這美貌嬌娥，不料一看，却是個醜女，心中大爲憤怒，便嚷着要把新娘送回去。後來總算梅夫人從中說好說歹，委曲求全，才息了這風波。其實這兩人的面貌一樣醜陋，半斤八兩，正好匹配，一對醜男女，正好作夫妻。

琦仲應試及第，竟中狀元，他恩師見他年少未娶，便替他作媒，那新娘便是詹家的小姐。因爲詹將軍累積戰功，位居顯要，和琦仲的恩師同朝爲臣，故肯從中說合。不料琦仲聞訊之下，心想當年曾見過詹家的醜女，那詹小姐不是她還有誰？這醜陋的容貌，那下流的品性，直到如今想起來，還令人作嘔，現在竟有人爲他作伐，要他娶來作妻子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肯答應。恩師見他執意不肯，認爲他不近人情，竟強爲作主，訂了這婚姻。琦仲迫於情勢，又不敢不答應，只得長吁短嘆，自怨薄命。

琦仲是入贅詹家的，直到成婚那一天，人家只道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是人生至樂，如今琦仲却把這兩件樂事兼而有之，一定眉飛色舞，喜不自勝了。誰知琦仲却在洞房中低頭

不語，悶悶不樂，兩眉深鎖，唉聲嘆氣。他心想這個醜女坐在那裏一聲不響，一定想起那晚私約之事，慚愧得不敢見我了，於是便不理新娘，悄悄地去睡覺了。

那詹二小姐見了那新郎進入新房，長吁短嘆，連理也不理她，獨自去睡了，心裏也很懊惱，便開門到母親房中去睡。

那柳夫人驚問情由，二小姐便把琦仲進房後的情形詳細說知，柳夫人也非常驚奇，便到洞房裏去質問琦仲。他便將風箏題詩和晚間約會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柳夫人聽說她女兒竟有這樣的事，當然也怒不可遏，便回去再問女兒，怎麼會做出這種不端之事？二小姐受了這不白之冤，莫名其妙，轉念琦仲竟這樣嫌棄她，悲不自勝，不禁哭泣起來，並且設誓說明自己並不會有這污行。

後來柳夫人再加盤問，才明白這一定是大小姐所爲，便問琦仲可曾看見小姐的面貌？他說：『看得清清楚楚，這樣的醜陋，可說舉世無雙！』柳夫人便叫二小姐出來讓他一見，琦仲勉強揭起紅巾，仔細一看，並非是醜女，竟是個絕色女子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知道自己纏錯了人，覺得太冒失了，心中十分不安。柳夫人見事情已弄清楚，便回去睡覺了。

不料二小姐不堪受此委屈，竟哭着不肯答應，琦仲無奈，只得跪下賠罪，二小姐方始寬恕他，答應和他同房。以後兩人恩愛非常，閨房生活，和諧親愛。不想這小小的風箏，却引出了這樣的錯誤，成就了這美醜兩種因緣。

二二三 僕婦傳箋

漢朝時候，臨淮地方有一個武士出身的武公業，任職河南府功曹參軍，他雖然生得粗魯，可是有個愛妾叫步非煙，却生得容貌妍麗，知書能樂，詩詞歌賦，無一不精，很得公業的寵愛。不過非煙是蘭閨秀質，對於這糾糾武夫的丈夫，總覺有些不滿，所以常常鬱鬱不歡，自嘆薄命。

公業宅第的隔壁，住着一家大族姓趙，崇樓峻宇，氣概非凡，也是官宦出身。趙氏的兒子趙象，年方弱冠，不但飽學能文，而且生得端秀非凡，宛如粉裝玉琢一樣，兩家雖比鄰而居，却絕少往來。

有一天，趙象在自己花園高處眺望，却把武府裏的庭臺樓閣，看得一覽無餘，趙象年少好奇，於是便爬到極高處，想看一個究竟。正在這時，非煙在庭中倚欄沉思，那副秀雅絕倫的容姿，都給趙象看見了，不覺神魂顛倒，心想天下竟有這樣絕色的女子，真是叫人相見恨晚，從此朝思夜想，寢食俱廢。

趙象因爲一心思慕非煙，總想設法一見，然而兩家隔絕，無法稍通款曲，便設法買通武家的閹人，把自己思慕非煙的意思告訴他，請他幫忙傳遞消息。然而閹人也以男女有別，內

外隔離，無法見到非煙，這個忙實在無從幫起。可是又禁不住趙象的利誘，不便置之不理，於是叫他的妻子見機行事。

開人的妻子恰巧是侍候非煙的僕婦，很得非煙的信任，乘機便把趙象欽慕的意思告訴非煙，非煙聽了她的話，並不憤怒，只是含笑不語。僕婦再探詢非煙的意思，她輕輕嘆了一口氣，對她說：「那天我也曾窺見趙郎，才貌雙絕，塵世難求，不過我此生福薄，不作他想，恨不相逢未嫁時，公子深情，不敢領受！」

僕婦把非煙的話和見非煙的情形，都告訴了趙象，趙象大喜若狂，做了一首詩，再交僕婦帶去，詩中盡露思慕之意。非煙也寫一詩作答，詩中表示武氏粗悍，並非良配，公子雖屬多情，而失身之女，已經無緣了。趙象得詩以後，日夜吟哦，珍藏愛護。此後趙象雖然常常做了詩差僕婦送去，可是却没有得到回音，連僕婦的蹤跡也不常來，趙象心中焦慮不堪，坐立難安，怕非煙後悔前情。遂每晨在花園中高處朗誦非煙送來的詩篇，循環不歇，可是也不見什麼反應，就是武宅庭院中，也是沉靜寂寞，杳無聲息。

這樣過了十多天，趙象正徘徊無主之時，僕婦來了，並且帶來了非煙所贈的錦香囊，趙象得了，愛如拱璧，把它藏在貼身衣內。僕婦對趙象說道：「夫人叫我傳語趙郎，十天沒有信來，非為別故，因為她偶染微疾，所以不能執筆，請趙郎勿念！」

趙象聽說，不勝歡喜，便寫一信，託僕婦帶去，信中除了對非煙慰藉一番，勸她珍重玉

體，並且字句之間，暗暗要求與她一會，藉傾肺腑。

武公業在府中公務非常繁忙，並且每隔數天，便須值夜一次，而他的姬妾又非常衆多，難得到非煙處住宿。

非煙得到趙象的信以後，雖然沒有明白表示，但低頭沉思，默然不語，縱無應允的話，却有默許之意。僕婦窺此情形，知道時機成熟，便暗暗告訴趙象，叫他安心等候。趙象聽了這消息，不勝歡喜，只是焚香虔禱，希望這一天早來臨。

有一天晚上，僕婦突然到趙象處來，對趙象說：『趙郎願意一見神仙嗎？』趙象驚奇地問是什麼意思？僕婦就告訴他，今夜武公業又在府內值夜，已經探得非煙的意思，答應和他相會。臨走的時候，又對趙象說：『你家前庭和非煙的居室，只有一牆之隔，你不妨在那裏越牆過去，與她相會，千萬不要失約，坐誤良機！』說着，便哈哈大笑地出去了。

趙象等到夜深人靜，便在牆上架一長梯，登牆一望，果然見非煙的臥室內，還是燈燭輝煌，便攀住一樹，緣樹而下，輕步向非煙臥室走去，行近階前，只見非煙盛裝倚欄，對月而立，儀容端麗，風度秀美。趙象急上前拜見，兩人相遇，大家喜不自勝，竟連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對立良久，四目互視，喜極淚下。

兩人在廊下佇立多時，才雙雙攜手同入臥室，只見裏面燈燭明亮，佈置精雅絕倫，兩人在窗前榻上並肩同坐，互訴情愫。非煙依在趙象懷中，輕輕地對他傾訴：『妾身不幸，幼喪



父母，中間不幸被媒妁所欺，誤嫁武夫，既無風情，又少溫柔，春宵良夜，暗自傷神，花前月下，自嘆薄命，自思此生零落，已經沒有重蘇之望。不料多蒙公子多情，惠賜好音，讀了這華麗詩篇，使我不勝嚮往，又見了公子的儀容，使我不能自持。今夜相約，請勿當我是個放蕩下賤的女子才好！」說罷，便嚶嚶哭泣起來。

趙象連忙向她安慰，把她擁在懷裏說：「小姐恩情，小生沒齒不忘，縱然海枯石爛，此情不渝！」兩人談至深夜，遂同入羅帳，極盡繾綣之樂。直至金雞報曉，再送趙象到牆下，非煙又對他泣道：「今日相遇，乃是前世因緣，既經失身，但願永愛！」趙象也指天爲誓，決不相棄，便躡牆緣梯而歸。此後只要公業到府中值夜，便約着躡牆幽會。

不幸後來非煙爲了貼身婢女偶犯小過，怒加鞭撻，婢女怨恨，乘機便把這隱情告訴了公業，被公業識破姦情，將非煙打死。趙象聞訊，悲痛欲絕，便出家雲遊，不知所終。

二四 觀音做媒

浙江雲和地方，四圍皆山，風景清美，山中居民，聚居成村，以耕讀紡織爲生，安居樂業，彷彿世外桃源。當地風景最雅麗之處，首推城外東北一帶，其窈窕曲折的環境，如同仙境，但聞幽鳥啼於茂林，只見鮮花開在澗邊，山中人淳樸忠實，從來少見外人蹤跡，祇有陸薛兩姓，因此該處就叫做「陸薛村」。

這一年的春天，在陸薛村裏面忽然來了一位外面的客人。這人姓張，名翔鳳，是一位極有見識的飽學之士，因爲躲避外面的戰亂，就從故鄉吳縣遷移到山裏來，妻室早已亡故，隨帶一子，名叫湘生，年已十八。父子兩人，相依爲命，勤儉度日，每天在耕讀之餘，就吟詩作賦，排遣閒情。翔鳳原擅於繪事，暇時更畫了許多作品，贈送村人，融融洩洩，相處歡洽，翔鳳並且把陸薛村改爲「綠雪村」，村中人更爲贊美。

寒來暑往，季節又已到了隆冬，翔鳳父子自從來到綠雪村之後，不覺將近一年了，這時他家裏的生計，一切已經粗有安排，父子兩人靠着山田數十畝，得以安穩度日。翔鳳暇中教

授湘生詩文，極有進步，心中更是欣慰。

一天，天氣突然酷冷，天際降下了漫天大雪，但見一片白色，罩蓋着山間各處，真是美麗極了。翔鳳在家裏教授了湘生幾篇文字，看到雪已慢慢停止，就加上了一件衣服，出外觀賞雪景。循着山間樵子走着的路徑，不覺爬上了一處極高的山峯，縱目四望，但見大地一片銀色，宛如粉粧玉琢，俯瞰綠雪村中，炊烟處處，如白霧一般，籠罩了全村。翔鳳再回身朝山那邊一望，祇見白雪堆滿在株株松林上，綠白交輝，美到極點。而在綠白兩色之間，還見了一角黃牆，清麗非常，翔鳳看到這裏，不覺奇怪起來，因為自從來到綠雪村之後，從來沒有知道這裏還有這麼一所廟宇。那時，一陣風吹來，還聞到一片開關的木魚聲音，一時好奇心鼓動了他，就朝山那面走下去，向廟的那邊走去。

翔鳳從山上走到廟門前時，因為給雪水的侵襲，所以衣履已經十分污濕，但是他的興致還是很高。定神朝上面一望，但見「慈音庵」三個金字，他方始知曉，這原是一座尼庵。接着推動那扇菴門，伊呀一聲，開關的木魚聲亦立刻停止，裏面問着「誰呀？」接着走出一位二三四歲的素粧佳人，淡掃蛾眉，不施脂粉，可是面靨透露着天然的紅潤，身上發散着一陣自然的香氣，翔鳳看到這位女郎這樣端莊秀美的容色，不覺肅然起敬。

經過了相互的寒暄，翔鳳知道這處庵堂裏，原祇有一位六十餘歲的師太法蓮，在一年之前，這位女郎帶同了姪女，因為躲避兵災，到綠雪村來投奔親戚，可是這門親戚早已亡故，

一時無處安身，就暫時寄居在慈音庵裏面，跟隨着法蓮師太唸經經典，種菜織布暫時度日。女郎姓陳名叫素娥，姪女的名字叫做雲蘭，原籍元和，還是翔鳳的蘇州同鄉。

翔鳳在慈音庵裏流連了片刻，和法蓮師太及素娥姪談得頗爲投機，法蓮師太本早已曉得了翔鳳的大名，就請他爲庵裏畫一幅觀音大士的聖像，翔鳳亦滿口答應，並約定繪好之後，再送到庵裏來。說畢，告辭回家，再爬過了高嶺，回到家中，湘生早已把課藝做好，等候着父親回來，等到翔鳳回到家裏，湘生連忙替他更換袍掛鞋襪。吃完晚飯，父子雙雙安寢，一宿無話。

明天一早，翔鳳就盥洗起身，連每天照例教授湘生詩文的事情都擱在一邊，急忙端正了繪具，把觀音大士的圖像開始繪畫起來。這是一幅一丈餘高的巨幅精工作品，翔鳳以極誠懇的心情慢慢寫作，每天從早到晚，伏案不息，畫着莊嚴聖潔的觀音大士聖容，畫中神像，宛如法蓮般的慈祥莊淑，宛如素娥般的美麗窈窕，宛如雲蘭般的年輕秀潔。翔鳳在這幅圖畫上，一共化費了七天的功夫，終於全部完工。同時在綠雪村裏面，早已轟傳了翔鳳繪畫觀音大士巨幅聖像的新聞，每天在門前窗外，聚集了許多好奇的村人，耐着性子細地看着翔鳳一筆一筆地繪着，是如此美麗莊嚴，是如此五彩絢爛，村中人都驚奇這幅觀音像的偉大，並且深深地欽佩翔鳳的才華。

在觀音大士像完工後的明天，翔鳳特地更換了整潔的衣履，同着湘生恭恭敬敬地挾了這

一幅傑作，走上了通到慈音庵的山徑。這一天，正是陽光和煦，天清氣朗，在嚴冬的太陽下，許多小鳥唧唧地飛翔着。當翔鳳父子悄悄地走到了山頂時，這時一幅奇景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——許許多多的村中人，都捧了香燭，立在通到山下庵門的路旁，十分誠心地在恭候，並且看到下面庵門是洞開着，有好幾個人都跪在地下，像在等待他們。這真使翔鳳不勝驚異，因為他事先並不曉得這件事已引起村中人這麼轟動呀！

當翔鳳父子在衆人簇擁着到達庵門時，看清楚地下跪着的正是法蓮、素娥、雲蘭三個人，在大家唸着佛號聲中，翔鳳十分恭敬地把觀音大士的聖像張掛在廳堂正中。這時大家唸佛號的聲音是更響了，香烟繚繞，真是肅穆萬分。

『大家請靜一靜！』突然這位六十多歲的法蓮師太這樣地說着，接着大家就頓時靜了下來。法蓮接着說：『這是觀音大士的意思，叫我今天來對大家宣告，昨天晚上我曾經夢見觀音大士，說張先生這一次替她繪製聖容，使她十分高興。現在，她願意做一個現成的媒人，就是把素娥小姐許配給張先生，雲蘭姑娘許配給湘生官人，不知道大家的意見怎樣？』

『好哇！』當村人聽到這件令人喜悅的新聞時，不禁這樣齊聲地高叫着。這時祇是使翔鳳和湘生慚愧得無地自容，素娥和雲蘭却害羞得早已躲到後面去了。

就這樣迅速地完成了翔鳳和素娥，湘生和雲蘭的美滿因緣，在村人一致決議下，父子姑姪兩對，雙雙在村人擁護之下，離開了慈音庵，送入了張家的屋子。當天晚上，村中人預備

了豐盛的酒席，爲張氏父子道賀，熱鬧萬分，待送入洞房以後，村中也就散去。

這一樁「觀音做媒」的佳話，至今還流傳於當地人的口中。其實，這是法蓮師太故弄玄虛，成就翔鳳父子和素娥姑娘的一段因緣。

二二五 蘭蕙聯芳

吳縣有個姓薛的富戶，以販米爲業，家住在姑蘇閶門外萬里橋畔，生有兩個女兒，長名蘭英，次名蕙英，都聰明秀麗，能詩能文。父親對這兩顆掌上明珠，非常愛護，特在宅內建一所樓房，名曰「蘭蕙聯芳樓」，把她姊妹兩人的名字都嵌在裏面。這時有個承天寺的和尚，善畫水墨蘭蕙，她父親便把樓中牆壁粉刷白淨，請那和尚來家，在牆壁四周遍畫蘭蕙，使人一登此樓，便覺如入蘭蕙之中，謫然如被春風。

蘭蕙姊妹兩人，每日在這樓上，讀書吟咏，會集詩篇數百首，刊印成冊，名曰「聯芳集」，一時傳誦，譽爲佳構。

這「蘭蕙聯芳樓」下臨護城河，往來船隻很多。這裏離寒山寺不遠，夜深人靜，常常聽到寒山寺的鐘聲從水面上飄來，所謂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的詩句，描畫得一些不錯。那時蘭英已經是雙十年華，就是蕙英也已是二九佳人，她父親因爲她姊妹兩人，

美貌多才，立意要選兩個佳婿，才好配匹，而一時又無適當人選，因此蹉跎因循，延誤青春。兩人吟咏之餘，常常也倚窗遠眺，每傷秋月春花，等閒虛度，柔情密意，盡付東流，不覺自怨自艾，長吁短嘆。

這時崑山有個鄭志瑾，也是個大族，他的父親以經商爲業，與薛家素有交誼。志瑾常常販運貨物到吳縣來，每到，必泊舟萬里橋下，拜訪薛翁。薛翁也因與他家是世交，對於這後輩，也非常愛護，每次必好好款待，殷勤周旋。

志瑾年青貌美，性情也非常風雅。在一個夏天，又押貨來到吳縣，在萬里橋停泊後，照舊去向薛翁請安。返船後，以盛暑苦熱，於是在黃昏薄暮時候，在河中洗一個澡，溶溶碧波，涼爽非凡，頓時身心爲之一快，於是隨流浮沉，逐波戲水。不料這臨河樓上，便是蘭蕙兩人的臥室，志瑾在入浴時，她姊妹兩人正在窗縫中偷窺。這時雖近黃昏，而餘暉猶存，所以志瑾的面貌體態，都被她們一覽無餘，不覺爲之心動。於是順手在盤中取出一枝雙顆荔枝擲下，正丟在志瑾身上，志瑾驚奇之下，不明究竟，仰首探視，只見紅樓高聳，也看不見是那一個人，但聞吃吃笑聲，自窗戶間傳出來。志瑾雖知其意，但是自己並非彩鳳，那來雙翼？也只好望樓興嘆而已。

等到夜深月上，萬籟俱寂，志瑾細想黃昏時的遭遇，十分蹊蹺，再看高樓之上，燈燭猶明，不知是誰家香閨？正在狐疑揣測之時，忽見樓窗輕啓，窗上掛下一條繩梯，窗口俯伏着



忽見樓窗輕啓上掛一條繩梯

的是兩個美貌的少女。志瑾到這時自己也情不自禁，就緣梯而上，與蘭蕙相見，問明姓名後，知道是薛翁之女，更是喜不自勝。三人遂攜手入房，同圓好夢，直到天色破曉，志瑾再緣梯而下。

從此以後，三人無夕不會，蘭蕙兩人又作了許多詩篇，以作紀念。志瑾文才雖然不及兩女，但是相當聰慧，也作詩答贈，這些詩篇都由兩女珍藏繡篋內，愛如至寶。

有一天，三人歡聚以後，志瑾忽然悵惘地對蘭蕙兩人說：『我本是年輕識淺，放蕩不羈的人，承二位小姐厚愛，不恥下顧，但是此事令尊知道之後，一定勃然大怒，非但要加阻止，恐怕還有更大的禍患。我在此是旅居性質，而且商事一了，總有一天要離去，萬一事發，不知何年何月，才得重見？』說着，不覺

哽咽泣下。

蘭英聽了志瑾這樣說，也愁鎖眉梢，悲不自勝，對志瑾嗚咽道：「我們姊妹兩人，幼讀詩書，深明禮義，並非不知道私會之恥，無奈歲月催人，自感傷春，無意中偷窺郎君的面貌體態，不覺神往，遂作毛遂之自荐。承君不棄，寵愛有加，我們雖然未曾明媒正娶，而既經同衾共枕，又訂海誓山盟，一言已定，豈能挽回。萬一將來父親探悉隱情，能從我們所請，便永奪箕帚，倘不能如願，只有一死了之！」

蕙英也說：「我們姊妹，兩人同心，在家是同生姊妹，出嫁時是娥姁女英，我早已不顧名義，與姊同事一夫，承君雅愛，並蓄兼收，緒繾均施，真是欣喜莫名。以後決心追隨姊氏，侍奉郎君，萬一有變，也只有以死相報！」二人說着，不覺大哭起來。志瑾連忙好言勸解，三人合抱一起，難捨難分。不覺金雞報曉，天色將曙，志瑾只得含淚告別，緣梯下樓歸船。

這時志瑾的父親以志瑾去吳縣經商，迄無音訊，於是寫信給薛翁探詢消息，催促他早些回去。而薛翁也覺志瑾的事，早已完畢，理應早些歸去，而他却一留多時，未見啓程，心裏十分疑惑，便暗暗加以注意。又見自己的兩個女兒每日也是心猿意馬，神魂不定，更是驚奇，於是一面催促志瑾早歸，一面留意女兒的行跡。有一天，在「蘭蕙聯芳樓」上，無意間在女兒的繡篋中，發現了三人的詩篇，全是記幽會的情形，大為震怒，便向蘭蕙兩人盤詰。

知道三人私通的真相，心中雖然憤恨女兒無恥，晝夜約人幽會，志瑾不義，勾引少女，但是轉念事已至此，家醜不可外揚，況且志瑾年少英俊，誠實風雅，和他父親又是多年交好，也是門當戶對，便把成全之意，寫信告知鄭翁，鄭翁當然一諾無辭，便遣媒議婚，同時因為蕙英堅持要與姊同嫁，父親拗不過她的意思，便將她一併嫁於志瑾。人家見了品貌雙全的姊妹同嫁一夫，無不羨慕志瑾的豔福。薛翁把「蘭蕙聯芳樓」開為新婚洞房，三人在內，吟風弄月，飲酒賦詩，快樂得不得了。

二六 佛樓琴韻

書生潘必正，少年英俊，瀟灑風流，自幼用功讀書，孜孜不倦，琴棋書畫，無一不精。他有一個姑母，因為歡喜禮佛吟經，便建一白雲庵，自為庵主，收了很多女徒，虔誠禮佛。白雲庵環境清淨，風景幽美，很適宜於靜心讀書，必正便徵得姑母的同意，搬到白雲庵後面空屋居住，他姑母是非常寵愛他的，就答應了他的要求。必正搬來以後，一心用功，學業很有進步。

這些女徒中間，有一個法名叫妙常的，本姓陳，生得花容月貌，嬌豔非常，因為從小多病，她父母便把她送入白雲庵出家為尼。年長之後，除了靜心吟經之外，還喜歡吟詩操琴，



便不再客氣取琴過來彈一曲

那些文雅的事件，她件件都能，無一不精。

白雲庵中有一座白雲樓，妙常便住在樓中，那樓距離必正的住所非常近。月白風清之夜，妙常在夜課之餘，便取出古琴，調絃撫弄，音調清越，令人聽了有出世之想。有一夜，必正讀書之暇，看着月白風清，便到庭前散步，聽着琴聲，非常美妙，不覺循着琴聲，信步走到白雲樓前，在窗前竊聽，知道他姑母的女徒妙常在彈琴，他久慕妙常的美色，又聽到清越的琴韻，更爲神往。必正看得妙常的門兒半掩，不禁輕輕推門進去。

妙常起先吃了一驚，後來見是潘必正，不免含笑招待。她知道必正也精於琴曲，便要請教一曲，必正謙遜一下，便不再客氣，取琴過來，彈了一曲，曲意裏暗暗透露一點挑逗的意思，妙常明知其意，却絲毫不動聲色。必正又

求妙常彈了一曲，又用言語來挑動她，看她似是有情，又似無意，弄得必正心中忐忑不定。那妙常是年青女尼，本來耐不住青磬紅魚的生活，自從必正來到白雲庵以後，看他年少英俊，不覺心猿意馬，又見他有意地挑逗，更是春心飄蕩，塵念頓起。以後遇見必正時，也有意無意地流露愛慕之忱。可是總爲了他姑母在面前，不便去向必正兜搭談話。

有一天晚上，必正偷偷地溜進了妙常的臥室，這時妙常正在佛殿上做晚禱，房裏一個人也沒有，必正便一人在燈下翻看妙常桌上的書籍，翻了一刻，突然在她書籍中夾着兩張花箋，上面全是寫的情詩，內容充滿了青春的慾餓和思凡的意念。必正見了以後，如獲至寶，非常歡喜，便把詩箋放在懷裏。這時房外忽然聽見有人行走的聲音，必正連忙躲在帳後，等到門開了之後，原來進來的就是妙常，必正仍舊躲在帳後，一聲不響，靜看她的動靜。妙常進房以後，脫了衣服，熄了燈，預備上牀睡覺，這時必正便偷偷地溜出來坐在牀上，等到妙常揭帳上牀，坐了下去，正坐在必正的懷裏，妙常大驚失色，驚問是誰？必正便說出了自己的姓名。妙常連忙穿衣點燈，對他發怒道：『你算是什麼意思？褻瀆佛地，欺侮弱女，那還了得，快同我見你姑母去！』

必正却有恃無恐地取出懷中的詩箋，笑嘻嘻地對她說：『好一個佛門子弟，竟做出這種香豔的情詩來，快同我去見姑母理論！』

妙常見自己的祕密，已被他知道，也不禁臉紅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好聽着必正隨意

輕狂，況且她私心也是非常愛着必正的，便落得順水推舟，隨了他的心願，兩人互誓婚嫁，永不分離。

後來日子一久，被他姑母看出破綻，覺得姪兒少年未娶，和年青的女尼常常見面，總做不出什麼好事來，便逼着必正進京應試，求取功名。必正聽着姑母說出一篇大道理，也沒有什麼話好再留在此處，然而想想要和妙常分離，不覺又心如刀割。姑母探得隱情，要他馬上就動身，並且不許和妙常話別。必正只得悵悵地把行李搬上船去，他姑母監視着開了船，才安心地回到庵中。

開船以後，順流而下，必正只見江水滾滾，長流不已，心想和妙常不知何時才得相見？不禁獨坐船頭，低頭垂淚。正在這時，只見後面一船如箭的飛來，駛近一看，船頭上坐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妙常。於是靠攏過船，問起情由，原來妙常知道必正被姑母逼走，心裏悲痛異常，等到必正登舟出發，便暗地僱了一隻船追趕前來，與必正相會，兩人雙雙逃走，後來便成爲夫婦。

二七 娶妹作姑

明朝時候，江蘇吳江地方，有個馬元美，世代積德，家資頗厚，只是歷代單傳，宗族近

房絕少。娶妻王氏，生得一子，取名必昌，生得相貌清秀，詩書滿腹。到了年長，聘馬元美老友唐有德的長女爲媳，她名長姑，生得聰明賢慧，極有見識，非特她妹妹幼姑對她極爲尊敬，就是唐有德夫婦，對於她的處事應世，也深爲佩服。

後來必昌長姑兩人，年已長成，便擇吉成婚，一雙夫婦，郎才女貌，閨房之間，非常和睦。這時她的婆婆病故，長姑悲痛非凡，料理喪葬諸事，井井有條。馬元美因爲年已六十多歲，不能再處理家務，便把家中銀錢帳目，都交長姑管理，她處事克勤克儉，比她婆婆在日，更爲精細周到。她性格又極和平，待人接物，十分誠懇，所以深得僕婢們的敬服，不敢欺她年青，胡作亂爲。

直到滿服之後，長姑生了一子，正是閨家歡喜，大家都說是馬元美積善之報。不料晴天霹靂，村中瘟疫盛行，病死者很多，必昌和他的兒子，相繼染疫而死，馬元美喪子喪孫，長姑失夫失子，兩人呼天踏地，日夜悲號，弄得全無主意。

一年後，馬元美的好友，見他喪子絕後，終非了局，便勸他納妾，好生子以繼宗祀。元美對他的好友說：『我本有子有孫，一旦同時身死，這是天意，應該無後，况肯作妾的，大抵小家女子，嫁我垂暮的人，豈能相安，恐怕子不能生，反弄出許多醜事來，白白污辱門風，此事斷斷不可！』又有人勸他續娶，馬元美又道：『若續再醮之婦，自然不好，必聘人家閨女，我年近七旬，而娶少女，一旦身死，又添了一個少年寡婦，不是害了她的一生』

嗎？」於是他執意不從。

長姑聽公公如此說法，也深以為然，然而轉念馬氏世代積德，難道竟得了這樣下場，將來做孤魂野鬼不成。想來想去，只有勸公公續娶，以續後代，還有一線希望。又看公公年紀雖老，而精神甚好，何以見得不會生育？

有一天，長姑爲了要試公公的精力如何，便喚小婢不要把溺器送入公公房中。過了一灰春箕，讓他在灰春箕中小便，明天早晨，再送給她看。小婢果然依了她的話，把灰春箕送了進去。明天取去給長姑一看，見公公所溺之處，灰跡甚深，並不散亂，因思公公精力尚足，定能生子，將來可以續娶。又想續娶婆婆，必得性格溫柔，婆媳間方能一心一意，安度時日，倘如公公所言，果娶一個不好的，情性乖張，作事顛倒，不唯生兒無望，恐怕公公年老之人，也受不了這種氣，非特無益，反而有害。

長姑想來想去，想不出一個解決辦法來，忽然想起她同胞妹妹幼姑，爲人謹慎，性情和平，平日對她的話，百依百順，倘若娶得她來，做我的婆婆，既得生子，傳馬氏後代，又與我同心合意，方是萬全之策，但是年齡相差太多，老少不對，唯恐妹妹不肯答應，一人在牀上，想了一夜，第二天，一早就回到娘家去了。

有德夫婦，聞女兒歸寧，非常歡喜。只見長姑進來，一言不發，雙膝跪倒，放聲大哭道：「馬氏絕了後代，女兒將永無出頭之日了，望婆婆救我一救！」有德見此光景，大爲驚

駭，自付長姑素守閨訓，今來求救於我，難道不能守寡，意欲改嫁，求救父母作主不成？便叫她起來，坐了再說。長姑抵死不依，一定先要父母答應，倘若不依，便死在她父母的面前。

有德只得答應了她，叫她快說。長姑便把想爲公公續娶，以延後代的話，又把入選的利害詳細陳述。最後長姑說：『我現在已看中一人了，便是我的妹妹幼姑。』有德夫婦聽了，十分駭異，自然不肯答應。長姑見父母不允，便哭着要自盡。有德無可奈何，只說：『你去問你的妹妹，她若答應，就依你的意思辦理，她若不願，我也不能強作主意。』有德這話，原是推諉之詞，心想她公公年近七旬，幼姑年方十九歲，豈有肯嫁這白髮老翁的道理？一定是不肯答應的。

長姑聽說，便向父母磕頭起立，預備去問她妹妹，等到見了幼姑，幼姑便說：『姐姐的意思我都知道了，我答應就是。』

原來長姑在哭鬧的時候，幼姑已在屏後聽得清清楚楚了，聽得姐姐的主意一本大義，自己也只好見義勇爲，本想跑出去就答應，只是事關自己的親事，到底年小，難免羞恥，只好在後房等候消息。那長姑見幼姑竟然答應，高興得了不得，便請父親寫了庚帖，返身回家，爲公公做媒去了。

那馬元美在家裏，見媳婦匆匆地去，又匆匆地來，心想不知爲了何事？長姑返家照樣跪

地哀哭，把對父母一套，如法泡製，把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的大道理，說了一遍。及至元美答應續娶，便又把娶爲她妹妹做媒的話說了一遍。那馬元美聽了如何肯依，一來他和唐有德，誼同手足，如何好娶他女兒爲妻，二來幼姑年方十九，嫁他這個白髮老翁，那有幸福可言。況且別人談論，叫他怎樣見人？故而執意不從。禁不得長姑以生死爲要挾，才無可奈何地勉強答應了。

長姑見兩方俱答應了，便料理行聘迎娶，內內外外，都由她一人主持，弄得有條不紊，十分細到。元美以臨老做新郎，總覺有些難爲情，便終日躲着不敢見人，等到吉期到臨，要去迎娶時，才不好再避，無可奈何地打扮新郎，與幼姑拜堂合卺。

那幼姑生得花容月貌，豔若天仙，與元美一比，真是白髮紅顏，好似一樹梨花壓海棠，大家稱羨不置。當日進房同宿，明日合家見禮，長姑盡子媳之禮，在下大禮拜見，幼姑公然上坐受禮。及至房中相見，便敘姊妹之情。

從此元美和幼姑，夫妻和順，恩愛非常。就是姊妹二人，協力家務，也是和衷共濟，十分發達。幼姑結婚之後，翌年就生一子，全家大喜，以後便接連生了兩子，不唯元美對幼姑感激，連對長姑也如重生父母一樣。

後來元美壽至九十五，與幼姑做了二十六年的夫妻，三子均居高官，家務日見昌隆，長姑幼姑，也俱享高年，遠近人士，一時傳爲美談。

二八 難中奇緣

清代洪楊之役，江南數省的地方，都遭受戰禍，各地的人民，爲了保全性命，祇得扶老攜幼，盡室奔逃。

當洪軍逼近杭州附近時，杭城的大小居戶，都早就紛紛逃避，其中有一位少年書生蕭大玉，父母早已亡故，原依伯父在杭州作賈爲生，倉卒間，兩人奔逃到東城之外，因人多擠輒，加以伯父年邁，而大玉又急於逃難，竟和伯父失散。正當大玉徬徨無措的時候，後面忽然傳來一陣謠言，說洪軍已經殺進杭州城了。因此逃難的人羣中，更惹起一陣騷亂，大玉隨着人潮向前倉皇奔跑，眼見已是無法再找尋伯父，祇得隻身而去。

大玉與伯父失散之後，隨着大羣的難民，一路曉行夜宿，雖然時時不忘記到處打聽伯父的蹤跡，但是那裏找到一點音訊，也祇得罷了。好在和伯父兩人逃出杭州時，當時大家把銀兩分成兩份，各自帶在身邊，並且約定說如果中途失散，可會齊在泰州大街上三和樓茶館店主（大玉的舅父）處會面，所以他也安心地向北進行，一心希望趕到泰州，等候伯父。

幾天之後，大玉已到達丹徒縣境，這丹徒原是主要的長江口岸，凡是從江南去到江北，必定要在丹徒經過，因此商市繁盛，十分熱鬧。同時洪軍尚離開很遠，所以沒有一點驚惶。

大玉到丹徒之後，因為途中勞頓，就在當地休息了兩天，並帶便尋訪伯父，可是仍舊沒有什麼眉目，祇得在某一天晚上，到江邊乘船渡江北去。

大玉在到達江干之後，因為天時已晏，渡船甚少，祇得坐在江邊的一家茶亭裏等候。這時忽然看見從外面走進來一位少年書生，面目甚為俊秀，正向茶亭夥計詢問着什麼時候有渡船到江北去，聽那書生的口音，知道也是杭州人，而那模樣似乎對當地十分生疎，大玉看他正是自己的同途，就連忙招呼過來同坐。經過相互的寒暄，大玉方才知道少年姓王名字叫麗青，正是和大玉同鄉，也是逃難出來，中途和父親失散，孤身一人，預備到東臺投奔親戚。彼此說起大家的境況，正是相同，大家互相慰藉，又互相慰藉，談得十分契合。

大玉和麗青兩人，互訴境遇，不覺已近子夜，這時正有着一艘渡船開出，兩人就急急忙忙，起身向江邊走去，大玉在先，麗青在後，走上了渡船。船上早已登了多人，極是擁擠，大玉看艙內安身不下，祇得同麗青兩人坐在船舷，遙看星斗滿天，景色十分靜穆，片刻之後，款乃聲起，渡船已開行了。

船過江心，已近彼岸，麗青這時忽然說道內急，要在船上小解。原來男子小解，用不着什麼顧忌，隨處可以方便，但是麗青却顯得特別神祕，不願當着衆人面前小便，特地躲到船的側面無人之處，大玉也一時看不見麗青的影子。這時渡船已將靠岸了，大家正預備起身上岸，突然船身一側，船那邊接着傳來「啊呀！」一聲，繼之「撲通」一響，水裏蕩起了一個



忙把竹篙遞過去，麗青住。

極大的漩渦，大玉情知不妙，急忙高叫救命，一面拿着一根竹篙，向江裏面亂撈。

原來麗青在小解時踏足不穩，加以船身一側，竟隨之掉落江中。幸而大玉機警，急忙呼喊，始引起大家的驚覺，同時麗青落水之後，神志仍十分清醒，在水裏受着水力的修壓，突然奮力一冒，半個身體頓時冒出水面。大玉看見，急忙把竹篙遞過去，叫麗青握住，這時船家也連忙來救援，終於把麗青救出水來。船上乘客方始噓了一口氣，麗青的性命，也由大玉的力量得以保住。

經過了大玉的照顧，麗青匆匆地在一家客店裏，更換了濕衣，因為到東臺去，秦州原是必經之途，就先跟着大玉，到秦州休息。在到達秦州以後，大玉會見了舅父，真是說不出的悲喜交集，問起伯父，却沒有到。大玉敘述一

路上的驚險情形，並且介紹了麗青的境遇，舅父就請麗青安頓下來——這時他因落水感受了寒氣，一住下來，竟發起寒熱來了。

麗青在秦州一病兩月，大玉是早晚仔細的服侍，爲他延醫服藥，終算病體完全告愈。麗青對他當然是十分感激，彼此情意相投，宛如親生弟兄一般，起坐相共，親密非常，不過麗青每在換衣或大小解的時候，終要躲避着大玉，大玉生性坦白，亦不以爲意。

這一天，大玉的舅父正立在三和樓茶館的面前開眺，忽然遠遠看見一位老者，正在向路邊行人問訊。一時好奇心起，就走近去一看，方始看見那老者年近五旬，手裏拿着一張紙條，上面端端正正地寫着「秦州大街三和樓茶館店主李升義轉問杭州羅大玉」幾個字，舅父看見正是尋找大玉，就連忙請老者到店裏來。當老者踏進店門的時候，裏面大玉和麗青兩個人恰巧走了出來，忽然麗青高叫了一聲「爸爸！」老者竟然驚呆了，仔細一看，也不覺失聲叫道：「寶貝女兒！你原來還活在世上。」接着飛奔上前，兩人互相抱頭大哭，祇驚奇得舅父和大玉兩人，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

經過了老者的說明，原來他就是麗青的爸爸，而麗青本來是一個女兒身，爲了逃難，方始改成了男裝。在中途失散之後，他一途北上，先曾寄居在丹徒的一家客店裏，本來就可以渡江北來，後來因爲同住一店的一位同鄉老者——就是大玉的伯父，害病極重，他心有不忍，就耽擱下來，細心照料病人。現在大玉的伯父已經病愈，他也預備到東臺去投奔親戚，

大玉的伯父真是說不出的感激，就請他便中帶一口信給大玉，叫他速到丹徒迎接。一番敘談，大家真是興奮感動到極點。

大玉在明天就動身到丹徒去迎接伯父，舅父亦請麗青父女就在秦州安住。幾天之後，伯父和大玉安然回來了，這時麗青也改成了女裝，躲在房裏，祇是不肯出來，大玉亦不肯進。幾位老人看到這種羞態，不覺呵呵大笑，舅父自動做了一個現成的媒人，就請麗青父親處青許配了大玉，他們父女兩人本感激大玉的救命之恩，大玉伯父也感激麗青父親搭救之件婚姻就很圓滿的告成了。因為大家都在難中，儀式力求簡單，幾天之後，就完婚合

夫婦相愛，真是說不出的甜情密意，如膠似漆。

不在閨房之中，麗青向大玉說起，原來那天江中落水，正是因為自己是女兒身的關係時候，有說不出的不便，稍一不慎，就落下水去。這段婚姻的結合，真可說是巧妙